

青
苔
路



目錄

張樹林	沒有年輕。那有激情……………	1
千帆	我狂喜／陽光手記／告訴妳／圓之外／走出陽關／山中不眠夜……………	9
卡凡	這條青苔路／陽光暖洋洋／雲上的聲音／小樓寄簡／長明燈／你鞋子裡的砂……………	25
亞摩	內心的流放／未譜完的曲／別後／故事／圈不完的圓／朋友！圈我們的圓……………	38
思湮	我尚年輕／晨曦／給小山／樹／再見，純白的日子／一幅相架／神遊／又是起風時／致清麗的山林……………	51
朝旭	走入這一種山林／永遠有一片草地／傷／飄揚着的哀歌／繫不住的飛翔／一盞亮在異地里的路燈／夜的告白／冷夜路……………	66
雲里客	讓我醒來／山上的女孩／流浪人浪記／撕碎的陽光／生命走廊／漏雨的雨樓……………	81
劉玉蓮	答案／像我這等年齡／何當共翦西窗燭／心箋／四年／趕路人……………	96
藍天蠟	血紅的記憶／山青水綠／生日快樂／焚給國安／碎花集／流離調／一夜山居……………	108
韻兒	送我一片善意／日子／答案在風中飄揚／我夢見了唐米／我只是開了個玩笑／流露／生活之旅……………	118
千帆	一盞瑩澈的清輝……………	132

沒有年輕・那有激情

序千帆等著「青苔路」

張樹林

今年四月一日，我赴北馬參加日新中學校友會主辦的「北馬散文創作比賽」頒獎禮，在葉瓦及韻兒的介紹下，結識了千帆、藍天蠟、亞摩、雲里客等年輕作者。在這樣的一次談話中，偶然知悉他們經整理出一本九人合集，惟一直找不到出版社代為出版。談話間中我也知悉他們遭受過不少挫折，也曾被一些所謂「資深作家」潑了不少冷水。也因為這樣，他們幾乎想放棄出版這本合集。我在建國日報「金色年華」、星板日報「星座」及「學報」等園地讀過他們的文章，覺得他們的作品頗具潛力。這樣一群剛起步的年輕作者，實應給予鼓勵，精神上以及實際上的鼓勵。基於這個原因，我允諾協助他們出版這本合集。較後天狼星出版社也正式給予答覆原則上同意出版這本合集。

在出版社的「稿件評審委員會」建議下，這本合集的部份稿件作了好些更換，稿件也往還寄了好幾趟。這本合集的九位散文作者，能接受這種更動，足見他們的虛懷若谷與從善如流。

六月一日我與他們對這本集子作「最後的討論」。作爲主編的千帆提出要我爲這本合集寫序，在情在理，我覺得都不應推辭。我也答應在接到所有完整的稿件後，兩星期內把序文寄上。儘管我對這群年輕作者的執着及衝勁頗爲欣賞，但在這篇序文裡，我是針對作品提出坦率的批評，但願大家不會引以爲忤。

(一)

現代散文作爲一種文學類型 (Genre)，已是不容置疑的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接不接受，她將繼續滋長茁壯下去。今年六月廿八日，我在金馬崙高原舉行的天狼星詩社詩人節文學研討會上，提出的論文是「馬華新生代作者的現代散文」，在此之前，我曾爲程可欣主編的「風的旅程」(天狼星新秀作品展)寫了一篇序文：「從那裡來，往何處去」，兩者我均指出新生代作者負有開拓馬華現代散文的重任。我希望我們的新生代作者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寫散文不是「因爲散文是最容易寫的」。我想，這本散文合集裡的九位作者不是，也不會。

溫任平在「散文的寫實與寫意」中把散文分成「寫實」和「寫意」兩大趨向。這本合集的散

文，大致屬於後者。寫意的散文，往往「借物起興」，利用一點實況藉以抒發一己的情思感想，因此，它的基調是抒情的。像韻兒的「答案在風裡飄揚」：

「燦爛的陽光照映在我上月才貼上牆的海報上。是一個漂亮靈氣的少女穿全身的白長裙坐在一扇深紅笨笨重重古色古香的門前，雙手托頰專注凝視遠遠的目標，眼神是又悲寂又悽愴和盈滿問號。背景襯托著古代的足跡，氣氛雅緻楚艷，我可百分之百肯定圖中的少女不快樂，似我一樣的不快樂。」

韻兒從一張海報的少女，從外在的形象，投射出內心的感受。那種古典似深宮怨寂的背景，正足以襯托出她當時的心境。

(二)

大致來說，這本合集的散文，經已擺脫「五四」的影子，他們的走向現代的步姿是無畏的。我無意一筆抹煞「五四」前人的成就。「五四」有它的時代意義，也有它的歷史地位。「五四」的最大成就是語言的改革，但它對文學藝術的革新仍是不足的。「五四」作者，從文言文解放出來，用白話——所謂語體——來寫文章，那時候的白話文可正值草創時期，「五四」作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想把白話文寫得四平八穩，句子通順就夠了。這種創作方式，是否能滿足半個

世紀後的我們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現代散文到了今天，在文學與技巧上，都須謀求創新。既有的文字和文法，技巧，並不能容納現代散文的需求。我高興看到新生代作者能擺脫「背影」、「荷塘月色」，超越胡適，下五四的半旗。只有那些泥古不化的「時間失憶症」的病患者，才會對新生代的這份醒覺，大叫「叛逆！」

朱自清寫「我怎樣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的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裡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摘自他的散文「綠」），朱自清描繪那份綠意用的是相當普遍的比喻手法，但雲里客的「山上的女孩」，她讚美綠，是把自己也「代入」進去，比較起來是更富創意：「如果天哦是綠色的，我多願意是一片綠色的雲彩，爲大自然相思。」

徐志摩這樣寫山：「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這山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閑暇的鑒賞。」（錄自「翡冷翠山居閒話」），再看千帆的「山中不眠夜」的一段文字：「一聲雞啼報曉，牽走了霧帶走了昨夜山居的陳跡。東方已白，水平線上呈現一片橙金色。山依然蒼鬱，依然是靈氣飄逸。雖然我們已疲倦，但是那股融洽的柔和却永遠滿塞我心懷，久久不散。」在文字造詣上，又那裡會稍遜以

美文著稱的徐志摩呢。

新生代作者如雲里客、千帆者，在白話文的掌握上，已相當嫻熟，有跡象顯示他們漸能掙脫前人的影響，另塑自己的身姿。

(三)

文學以人爲對象，反映的是這個時代的人生。作爲一個有藝術良知的作者，他反映的必定是他所熟悉的人生事況，他首先需對自己忠實。

我們不能強求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作者去寫什麼「割膠工人的痛苦」、「勞苦大眾的偉大」、「工人的受欺壓」，除非他們也割過膠，當過勞工，有過受欺壓的經驗，熟悉這些工作的實際環境，不然的話，要他們瞎子摸象地揣測一番，胡亂地照着別人的公式去套用，這樣的樣板製造是沒有生命的，是絕無創造性可言。文學不應該是宣揚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我曾在一個文學研究會上聽到一位作者說：「我要用文學來改善那些小販的痛苦生活」。這真是妄人打妄語，自欺欺人！如果他的創作意圖是爲了改善社會某部份人的生活，我勸他不如去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或乾脆從政競選議員，一朝「爲民喉舌」要改善小販的生活至少容易許多，也實際許多。

這本合集的作者，所幸並無這種趨向。他們沒有「偽裝偉大」，他們寫他們年輕的激情、寫

愛、寫恨、寫他們的歡樂、憂傷，寫他們熟悉的事物，熟悉的生活，其間沒有熱烈的口號，動聽的標語。他們忠實地抒寫源自他們熟悉的生活事物的感受。我欣賞的正是這一份文學的「真」。

除了抒情寫意，這群年輕的作者也寫他們的現實的、生命的感觸。亞摩在「圈不完的圓」中藝術地表露了他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或者社會的現實已把每個人原本的純真，扁壓得粉碎，使每個人的感情成了不能流放的小舟」。這種自然的流露，並沒有落入枯燥的訓誨（Didactic）。思湮相信心靈的昇華可使短暫的走向永恒，她這樣寫：「或者，有一日你已蒼老，已心疲力倦，死亡對你該是恐懼抑或高興呢？我深信你會滿意的離開這瘡痍滿目的世界——憑你那永恒的不屈精神與不朽的靈魂」（樹）。

藍天蠟在「流離調」中這樣寫：「若說命運是一陣風，那你我不幸正是蒲公英。千百年前就註定將流浪寫在風裡，歌出無奈。……該知你尚山青我尚水綠，而生命是一程程待走的路。」他把命運比喻為風，芸芸衆生為「蒲公英」，這加強了散文中的象徵性。

劉玉蓮的前程是一個「生命包袱」：「背着一個生命的包袱趕着我們的路，誰也沒有志願理想？但生命畢竟不能叫我們個個都如願以償」。這個「包袱」對劉玉蓮是一種壓力，一種使命，要她繼續走下去，馱負下去。

寫「成長」這主題寫得最不落痕跡的是卡凡的「雲上的聲音」：「很久很久以後，我們的笑聲終止的時候，淚水拭乾的時候，我們就在小小的懼怕中成長了。」

這本合集的九位年輕作者，在文字的掌握上算得上是穩健的了，但對文字感應最爲敏銳的，要數朝旭。他的散文往往是詩的語言，象徵性亦強：「公路兩側的樹，守成一種殉道的姿勢。路旁的燈，像一行行的絕筆，一直寫到路的盡頭。」（冷夜路）；「那時我們年輕得無知，不知道理想是斑駁古樓上的壁漆，在時間的隙處無聲剝落，像午後炎陽下的煩悶感覺，又若晚時遠方山霧移動的虛虛幻幻。在時間的花葉的繆摺裡，在捕捉陽光蹣跚長街的迴流裡，在迷失的風中，我們輕輕地把自己遺失。」

(四)

我對年輕作者在作品中的思想深度頗具憂慮。我希望這些年輕作者，能在作品的深度上痛下苦功，不要過於草率成章。這本合集中，較具深度者有：「生活之旅」、「長明燈」、「神遊」、「永遠有一片草地」、「冷夜路」、……等，但仍嫌不夠多。

我讀到部份作品，在文字的處理上顯然過於輕率。年輕作者應該在文字結構上更加用心，前人斟字酌句的藝術美德仍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這本合集裡，有些散文句子，實在「傷他悶透」

(Sentimental) 得令人難以接受。一些詞句，不只在一篇作品中出現，而且在其他篇章裡重複使用，令人對作者的「創作自覺」感到懷疑。

這篇序文，純粹是我對這九位年輕散文作者的一些批評和意見。我希望他們能在他們未來的創作生涯中用更嚴肅認真的態度，去繼續他們的文學事業。我期望看到，有朝一日，他們之中，能出版個人結集，能拿得出更結實的作品來。但有一點他們必須知道，數年後，他們不再是文壇新秀了，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將會更高了，批評所用的尺度也更高了。

(稿於八〇、七、十九。安順)

自序

我狂喜

千帆

（我寫文章，看著手稿，希望的是能把這些結晶印成一本本的「狂喜」。今天，希望成真。我狂喜，我狂喜。）

誠如謝川成說的：二十歲是人生中一個階段的轉捩。一個很有紀念性的年齡。所以二十歲的出書并不是太早表現。我深記著。

我坦率的敘述情和愛，美麗及不美麗，快樂與不快樂。告訴你，這都是我年輕生命該擁有的。何況又是二十歲的年輕。

假如你說我濫情，我接受。假如你說我尋夢，我接受。

假如你說我無病呻吟，我接受。

畢竟我已走上這條青苔路，就該立穩脚步。不因路上長滿青苔，那麼濕濕又滑而影響了更進一步的尋求探索。

我有自信。我會踩出一路的優美風景、溫暖陽光和沁人的溫馨。

你呢你呢，走這條路的朋友。

陽光手記

(寫給 M · L)

年輕的愛喚就在我心頭慢慢，幽幽的竄流成一股潺潺的清響。因為這樣的妳來，我多年來已被封閉的港灣，又再湧起細細碎碎的浪。

之一。

早上的陽光金絲燦爛，溫和的籠照著我。我踏著輕快的腳步，走入秀色的儒林。儒林只有清脆鳥啼。還有盪漾著沙沙葉响。望著碎碎的陽光靜靜貼在青青的芳草地，生命就給撫耀起一片生氣。

玲瓏的陽光，讓我熱愛生命的歌與樂。我的日子不再緘默。因為陽光的溫暖使我缺乏陽光的日子不再白晢。使我十九二十的嘉年華長青。

於是，我說陽光芬芳。

於是陽光是我沙漠心田底綠洲，是我的生命泉源，也是我倦了停泊的港灣。
於是，答案就在風中飄揚。飄揚。

之二。

年輕向來就讓人歌頌。因為年輕美麗，衝勁。

從認識妳之後的七月、八月，綠島就一直下著情人雨。柔柔美的情人雨讓我倚遍闌柵，等著，等著雁語傳來。

唉唉！風雨去了又來，我等了妳卻沒來。

妳來妳來，喜歡見妳更愛妳。

之三。

這樣的妳來，笑上眉頭，樂在心頭。

年輕的愛喚就在我心頭慢慢，幽幽的竄流成一股潺潺的清馨。因為這樣的妳來，我多年來已被封閉的港灣，又再湧起細細碎碎的浪。浪緩緩的吻打在擺渡的風帆。搖呀搖，盪呀盪的孤寂的航行綫不再古老。我也不再靜窺，反之却開始追逐「動」的影子和去向。但是，沒有忽忘把風帆泊及岸與陸。沒有忘了走入彼岸的樹樹山山。

當我走入年輕的樹林，小小的故事已畫成一則美麗。我就在林中青翠油綠的樹下，織著相思夢，意正濃。「山山皆秀色，樹樹盡相思」。



之四。

心活了。遲來的季候風隨著慢來的季候雨，把綠島更換上綠油油的生命朝氣。日子也跟隨著綻開閃爍的火
花。

——我會慢慢的接受。妳說。

於是我想起「一片深情」里的：

如果妳能意會

不用言不用語

如果妳沒靈犀

說什麼都不算

之五。

誠然的，妳是善解人意的。

妳是我的陽光，現在或者以後都是。

許久以來，我活在承認自己是朵「萬族皆有託，孤雲獨無依。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的孤雲。沒有
能傾訴心事的知音，沒有溫和的陽光滋潤，沒有一座我尋尋覓覓的停息港灣。

可是妳來，就好像一絲陽光的引進，陰霾的日子散去了。湮遠般的日子在笑中，眼神底傳遞下沒有了冷冷



淡淡的寂寂。陽光妳的照耀，日子和神采飛揚的快樂，我有了切實的感覺。

年輕好美，成長好棒的喲！

之六。

雨下著。不是唏哩嘩拉的。却是柔柔的情人雨。

與妳共撐一把花傘，傘下人兒低語。靈犀飄曳在長長的蘇格蘭路，靜靜的。而傘外的雨却响著滴滴聲，旋律的。

（此刻雨下得詩意盈盈。）

——一個脚步是一個日子的溫存代表。妳斯慢的說。我凝視著妳，眼眶里直打閃著星星。星星伴在妳縷縷的髮香。

——是的是的。我輕輕的附和。這是一季溫馨的戀愛狩望節。之後，妳把黑且亮的眸，意會深深的傳遞給我。於是，心語悠悠的散佈在傘下的空間。

這樣的傘外的雨絲就雀躍起來。

雨叫我們往返的澆踏著長長又漉濕濕的情人路。猝然傘下的空間被擠出傘外，佇在雨的洗滌。……

（傘下的故事，是另一個美麗的希臘古典。）

之七。

玲瓏的陽光和溫柔的細雨，把我十九二十的青春滋潤，茁長。
我載著一則美麗，走入樹樹山山。



告訴妳

妳美麗的面貌，那雙黑眸仍然是狡黠的亮著，那尖尖的鼻子，微翹的嘴唇仍然牽動我，令我顫慄和瞠目。……………

在這一個陽光特別亮的下午，我走在長長的大路旁青草地上，風兒正輕輕的吻過我長長的散髮，感覺上總會有一小小的滿足。從學校徒步回來宿舍，碰巧的從那熟悉了郵差手中接過妳在一考完年中筆試就即刻給我寫的信。

握著妳的信在陽光底下，懶洋洋的心境突然暖綿綿的光彩起來。我急急的拆開妳的來鴻，在刺眼奪目的陽光下渴切的讀妳的音訊。這樣子我開朗的笑上眉頭，樂在心頭。你告訴我剛考完試又要比賽乒乓，真是要命。我就想起妳清秀的情影，在把乒乓球一扣一殺時的英姿，該是多麼的棒呢！但又担心妳瘦小的身子是否會忙碌得鬧出病來，就噤哩咕嚕的罵起學校當局為何把賽程編排得這樣的緊湊。過後想想，才譚然失笑於自己，原來對妳的愛護和關心是如斯的深。

妳隨信贈我欠我已久的照片。我細心的端視妳美麗的面貌，那雙黑眸仍然是狡黠的亮著，那尖尖的鼻子，微翹的嘴唇仍然牽動我，令我顫慄和瞠目……。

我匆匆摺好信箋，把陽光留在院里，快步跑上二十級梯階，關上房門，立刻揮筆回信給妳，告訴妳這些日子快樂和不快樂的故事，告訴妳讀妳信後的澎湃心情，告訴妳仍舊愛妳。

告訴妳仍舊愛妳。



稿于八〇・六・十・

圓之外

日子對妳們就好像一株向陽花傘樹，有著青綠的生命朝氣。

——圓之外，是十九歲精靈的昇華，對我。把圓之外的故事記載下來，送給「三張」，送給自己。若干日子後再細嚼這段美麗的生命。也希望圓之外會更圓更恒古。祝福我們。

日子的風采，年輕形成了一股風向。風向所至，一切的事與物象徵著青青的年華。從容、奔放。轉彎間的蛻變，昔日的落寞在心中默默的流放著，成了今日底圓之外故事。多美妙！故事展現時，日子是笑靨的匯集。

偶然的認識妳們，就說或者是機緣吧。一切的起始都是旋律的。很可笑，我們在午後烈陽的課餘憩息，聚於一室的同謀砌磋，竟然在聚於六個月之後方始伸出手，握緊「真正」的認識。

或許，這是注定我們的友情，須在情人雨飄曳的六月下旬，才能明顯出彼此。於是綠島就漾起心懷疏暢，散髮飛揚。

妳們姓張，是堂姐妹。我就親切的喚成「三張」。妳們名字的嬌俏清純，是如斯讓人沐浴於涼爽舒適的感

覺。M.L.的秀姿清純，S.N.的傲氣麗色，H.K.的嬌小可人，惹人憐愛的艷顰，那麼的讓我又疼又愛又關懷。

處在十七、十八歲花樣般的絢麗年華。妳們活潑，妳們快樂。日子對妳們就好像一株向陽花傘樹，有著青綠的生命朝氣，沒有強說心愁，沒有悵藍的寂寞。令人目眩的爬山，野餐，露營，集會……散發著小女孩的青春，飛舞起彩色。

爲了顯示自己的年輕尚未褪色，也居於要多接近妳們。於是我組織了 BUNGALOW STAY。是日，三十二位生命力勃勃的我們，捨去當天晚上的「音樂晚會」，英姿翩翩的登上風涼霧多的升旗山。拾級的走在紅色的懸橋。踏著凌越飄來底霧，遺一身的冷冷。醞釀在這景色宜人的山上，彼此有輕逸盈然的幻覺。尤其是揮別山脚下的喧嘩，囂鬧。這樣的奔向自然界，讓靈思在山上隨意遊蕩。這是一種無比的享受。

三十二位年輕人，不分你男我女的手拉手圍起圓圈。把夜給圈住，把夜給神采，把夜給玩弄。玩弄在我們的手掌心。於是，友情的執流，慢慢的溫馨了，淹蓋了陌生的前線，茁長了嫩芽。然後風馬牛不相干的亂接起惹人捧肚的故事；然後傳遞 PARCEL；套小膠圈；高唱狂歌，唱裂了夜，笑軟了彼此。驅散了屋內的冷冷清清。

（夜就在一陣一陣的笑浪脆聲下翻滾……）

於午夜，妳們，修靈，我共守住這一永恒在我們心里的夜。那刻依稀已有人在夢鄉散佈囈語。也有不眠的聚在一起賭夜，賭臭罵的控苦。

坐在石級上，我們播放劉家昌的「嘉年華」，鳳飛飛的「雁兒在林梢」，劉文正的「浪花」。互讓彼此的

心靈去體會此時的言語。在呢喃吟詩下，我們齊和聲唱年輕的前進曲。燙熱了噓寒。在視線的碰觸，於妳們明亮的黑眸中，我捕捉了「冰染凝眸結痴腸，引醉欲傷飾思喚」（修靈的詩句）。

熬夜的難受，在破曉時分的凍風下，我們迎接了淺黃色迷人的日出。一夜的不眠是促成真正的友情昇華。板光樓之後，我們更熟悉。友情就這樣延伸到隔海的大山脚，吡叻的傍晚。於是，赶上 ST. ANNE 的誕日，冒然的拜訪，傾談別之後的相念。

誠然，這份友情的維繫，造化了自己的許多日子。從我住的青草巷到妳們的宿舍，然後談上把半個鐘頭。那二哩半的路程，竟然被我旋轉的脚步征服了。就如斯成了宿舍里的常客。

那一刻，陽光正普照著。

走出陽關

夜殘盡，却留不住風鈴叮噹。今夜留住，今夜留不住都是絕响。

從機場出來，才知悽側的感傷侵襲心里頭的感覺，是那樣的茫然和寂寞。我孤單的身影背後再也揚不起昔日的狂熱。

蕭瑟的北風颳得冷冽，這是離情的前奏。就這樣，風呼呼的吹著。吹在「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道上。雲悠悠的飄著，飄浮在蔚藍的晴空。而我們却旋律的走著，走在「命運」里的安排。

我們從不輕易相信命運。畢竟這是很遙遠很玄的兩個字。但是，當跨提脚步走過連理園的栢油路時，命運却已不再在我們的掌握中。

你們走了。帶著小島上常年的陽光和雨露飛向台灣。帶著連理園的青綠遠赴加拿大。還有那一連串叮噹風鈴脆响。

走入機場。我告訴自己，十九二十時的少男圓圈真的要散得零零碎碎。心里的負荷很重，像你們頓擱在地上的行李。重得讓我歡顏不起來。尤其是觸及到你們那略帶傷感的眼眸，心情也就沉澱得重甸甸。激動的神情

直讓淚水湧上眼眶打滾。張開手緊緊的擁著彼此，把千多兩千個日子的摯情洩露無餘。

一直想告訴你們，這許多日子我伐不起神采。往昔的一股衝動和慣了動蕩的自由，也漾不起波濤。日子就淒淒戚戚的冷下來了。

記得，我們相聚一起，日子是多姿多彩和可愛。往往在揚眉間就快樂起來。十九二十的年華很金色，尤其是在宿舍和以外，內蘊的傲氣把我們扔進熱浪的執流中翻滾，汹涌的沖激在發霉的華年，排倒寂寥的心境，繼而殷勤的捕捉紅暈。

幾位懷春的少男拉在一起，話題一定胡扯到少女的身上。就正如幾位女孩會於一室，沒有不談男孩一樣一樣。當風駛到情意綿綿的葛尼道，少男的風情口哨和多情舉動，總會讓女孩臉兒紅心兒跳，隨後瞅起嫣然一笑。往後的點煙倒酒。把MORM抽得滑稽，抽得見不得人；把ANCIENT喝得醉暈暈，喝得嘔吐一地污穢。酒精在體內騰動，就會慾念非常的想起「蘇菲亞」的艷舞。然後就糊里糊塗的醉倒睡去。

日子是一度叫人嚮往。

當要脫下純白的校服時，互相把夢建在國外是一件挺自然的事。那時候我們把夢造得華美七彩。我們想台灣，想英倫，想東洋。想那些四季推移的異國，想大學生的風采，想把「諾貝爾文學獎」爭取回來的水晶夢。真的，那陣子的夢美得泛起光耀，美得充滿著對新生寄以無限的希望，美得忘懷。

顯然的，美好的事與物總不會長久永恒。就像「彩雲易散玻璃破」般的事實。誠然，你們的夢不白做，夢實現了，夢向自己的理想，多美多彩色。可是，我的美夢却凋了草色，枯萎了新綠。就像蝴蝶拆了羽翼，重重

的跌坐在黯然神傷。

X

只爲了趕上最後的敘別會，從小島匆匆行色到六十哩外你們的小樓。只是執著的要留住今夜。這一晚的月明星繁，寒風習習，揚柳樹下，圍起宿舍里的圈圈。然則故事的連串，却是一幕啞劇。

X

X

ANCHOR 瓶空了，倒了。MORE 燃完，皆是成灰掉落，飄起。夜殘盡，却留不住風鈴叮噹。今夜留住，今夜留不住都是絕响。

我說，那一年你們學成歸來，小島會再山青水綠。我也不再寂寞說愁。
祝福你們。同樣也祝福我。

稿于11月下旬

山中不眠夜

那夜的圓月就在我們手心上滑來弄去。

（登山爲的是慶祝板光樓閣迎新會的成功。也爲的是祝福我們有「紫丁香」一樣的溫馨。更爲的是我們青綠的友情。）

這又是另一個美麗的年輕。

我們男孩女孩，有著常熱的生命力。那麼的聚在一起，共守一個山中不眠夜。你說你們說，這美不美。我們登山。登上一望蒼茫茫的山。山不高，却有一種含蓄的美。

啊，多青蔥多悅目的山。上山時已是向晚時分。可是夜幕還年輕，年輕得使人「年少氣盛」。此刻山嵐迴蕩著颯颯聲音。把山給青青搖曳，把夜給裝飾點綴，把我們的情誼給昇華起高潮。風，這樣，這樣穿過，穿過長橋小亭。畫下一則年輕的紅樓春夢。

當從樓閣出來時，山中的夜瀾漫得詩情畫意。長橋正散落著一簾毛毛細雨。小亭也迎接暮臨山中的第一支自然悠閒的交響曲。亭外有幾隻流螢紛飛，飛在月里的夜。雨也下得精緻膩滑，落在亭外的闌柵。

晚風夾著冷意，吻遍臉頰和外露的手臂。這樣我們沐浴在一季沁人的恬適。

亭內的故事是夜的精靈。我們論散文，談詩，背詩。說沒有散文的日子是死氣沉沉，是乏味。然後想起余光中寫美麗月色的詩，詩是這樣寫「那就拆一張闊些的荷葉／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夾在唐詩里／扁扁地／像壓過的相思」。那夜的圓月就在我們的手心上滑來弄去。

突然，輕煙嫋嫋縈繞。一縷縷的煙網引來霧。霧來揚著輕紗漫漫的掩蓋著山的漆黑。一幕幕、一層層的霧氣渲染得亭里亭外一片白茫茫的矇矓。月矇矓，灯矇矓。

在這靈氣昇華的自然界里，我們拂去都市里的臭銅味和囂鬧。我們鑲著緋色的遐想，想許多現實中沒有的「世外桃源」。更互相搜尋人生的一份釋然和光輝的滾動。

於是，吟著林黛玉賈寶玉的葬花詞。懷著幽情臥倒亭椅織紅樓春夢。

「年輕做夢也要美麗，縱使是一夜山居。」（藍天蠟的句子）

這樣今朝相會，構成山中不眠夜。

一聲雞啼報曉，牽走了霧帶走了昨夜山居的陳跡。東方已白，水平線上呈現一片橙金色。山依然蒼鬱，依然是靈氣飄逸。雖然我們已疲倦。但是那股融洽的揉和却永遠滿塞我心懷，久久不散。

後記：一月二十六日是我們的迎新會。也謹以此文送給那一夜山居的朋友——朝旭，建拔，藍天蠟，雲里客，亞摩，韻兒，春燕。

自序

這條青苔路

卡凡

在這一個溫馨寧靜的夜晚，我在燈下寫青苔路的序。
提筆寫這條路，有一種我想不到的感覺。

我說想不到，是因為曾經有人說我不像一名寫作的人。然而我最終却走上了這一條路，不管它是泥濘的小路或是一條平坦的柏油路，我已經沾上或者說已走上了。

雖然這條路必定不好走，雖然我曾經走上了一半想轉回去；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擁有一池平靜的清水和一般艷麗的火花。我都心甘情願的走上了。

只不過這條青苔路有美麗的陽光，有淒清的冷雨，有一季的風魂，有雄壯的樹和茂盛的葉子，還有……

只希望年青如我的作者能夠認清這條路的方向。

陽光暖洋洋

人生苦短，一個年華接着一個年華在無形中流逝。

XX：

該怎樣去說呢？

我現在的心情是亂麻麻的，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來。一連的幾個星期考試下來，我整個人累的好像脫了軌道的火車一樣。沒有方向的累。

記得那天最後一天考華文，坐在考堂埋頭苦幹時，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交上考卷走出來時雨也停了，一絲絲的陽光也跑出來了，給我有一種感覺那是：溫暖。可是，你知道嗎？我腦裏却是空洞麻木的。一絲考完試後興奮的樣子也沒有。幾糟的，不是嗎？看見旁邊幾個協和的女生拿着考卷紙在對着答案的情形，一面又說着今晚要去看戲去瘋什麼的。我幾乎是羨慕着她們的。不是嗎？畢竟我已是個留過級的學生，這一份心情已鬧不起。

我不知該怎樣去打算我的感情和將來。你一定會笑我感情怎能去打算的。可是，你總該明白我在說着什麼

，或者你不明白，也算了。

一下子像握住了什麼却又像失去很多什麼的樣子。不禁黯然神傷起來。不過想一想後就快樂起來了。得與失之間總要有一個平衡的，可是！

和你談這一些，你不會說討厭和說我無病呻吟吧。如果你想這樣說。那麼也好。

考試前收到你心靈的祝福，讓我知道我在黑暗裏頭摸索時，還有人替我點燃一枝蠟燭照亮我的四週讓我看清一切，你能說我不感動嗎？我只能遙望你的小窗，却不敢輕叩你家的門扉，我會期待去叩你的家扉嗎？而我呢？只能期待日夜中的偶然，不是在夢裏，却是在實際裏。或者有一天我會守得雲開吧！

我們只能遙寄彼此的相思在信片裏，像雪花緩緩的飄來洒在你我的屋檐下繫着彼此的信念和諾言。

寫了這些快樂和不快樂的字眼。你不會替我不快樂起來吧！我想。那樣子的一直希望你快樂，不要爲了芝麻小事而牽掛心懷和一臉的灰澀，何必呢？不要太認真好嗎？人生苦短，一個年華接着一個年華在無形中流逝，我們只能無可奈何的說：算了，兩個字就什麼都攪掂了！

在這個年代裏我們失落了很多。想我們從小學升到中學之後就拍拍屁股滾出校門，到另一個社會去學習，然後踏上人一生的大路：結婚。然後又是一連串的戲劇性。這就是人生。我們來這裏可是轉一轉，轉來轉去又是回歸的路途，所以，何必再去計較較這些無關痛癢的俗事呢！可是我們是俗人總要去面對這一些庸俗得事的。

十二月。聖誕的聲音又近了。可是十二月的雨來得太令人滿足了。這個月裏頭一直聽到那種纏人的聲音唏

哩嘩啦像在訴說又像在哭泣般的，這種雨令人不快樂像是哭喪着的臉，慘白的怕人。在這雨季裏，我只能躲在屋裏想一塌的糊塗事。想你爲什麼不再給我回信了。記得去年我渡過一個白色的聖誕，淡然平恬的。今年呢？我不知道或者說我對節日沒有注意上。你呢？我期望你聖誕快樂。

該說祝福的語聲嗎？似乎過多的祝福寫在紙上變成一種空洞的吶感。你說的心靈的祝福遠勝於這一切。固我不說祝福的聲音了。

只希望你好我也好。

想起你想起我想起這許多許多，所以，寫下來送給你。我親愛的人。

只希望你看到這封信時會是陽光暖洋洋的一天，也算是我送給你的十二月份的禮物。你接受嗎？

雲上的聲音

陽光潺潺的訴說着流浪的故事，這是流浪者苦樂揉合的過程。

喬哲從南端的獅城遙遙的寄來一季的陽光。

而我們這里綠島却在下着六月的情人雨。收到他的陽光時，一時就好像打開窗口時陽光急急的流進來，瀉滿了整個空間。陽光潺潺的訴說着流浪的故事。故事是永恒常青不變的。

從北端的綠島飄飄蕩蕩到南端的獅城，這是流浪者苦樂揉合的過程。而我想喬哲他是應該接受考驗及去從苦樂中慢慢領悟成長這一回事。

喬哲說現在的日子很神采飛揚，不像以前在綠島那樣晨夜顛倒。每天早上八點到公司上班，晚上九點才回宿舍，一天十九塊七毛，雖然疲倦無聊到要命却心甘情願。又說拿 PART-TIME COURSE，唸早上班，學費一個月五十多。半工半讀。爲自己作好深謀遠慮的打算。日子過得還是十分刺激的。又盡量的充實自己。每星期五晚上和禮拜早上，都跑到南洋大學的文學系當旁聽生。又嘗試一下 A TOUCH OF CLASS。穿一件一百多塊的 PIERRE-CARD IN，用 DUPONT 火機，戴 LEUBA 錶，穿法國入口的真皮拖鞋，左手一包香煙，就這樣的浪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日子在他的手掌中是那樣的叫人去嚮往的。

喬哲在獅城過得這樣浪漫，可還記綠島的陽光和多風的街道？可還記得你的寒煙小閣樓？可還記得打鎗埔和你「相依爲命」的日子，什麼時候我們重溫過去的日子呢？可還記得我們都是過路的風，不爲誰來也不爲誰而留。這一切你可記取於心懷，來年重溫時可不會惆悵黯然。

我會永遠的記得有個叫狗熊的喬哲，瘋瘋癲癲的，活在十七八歲的圈子里的一個男孩。我還會記得我們在考試時互相的交換答案的情景，恨出名恨到發燒的日子。我們彼此發出掌心的火花，緊緊的握在一起。我們的眼神彼此的交換着文學的執着，我們流在同一條蒼蒼的大河中奔流。流着我們年輕的心。

很久很久以後，我們的笑聲終止的時候，淚水拭乾的時候，我們就在小小的懼怕中成長了。

看着頭上的云東蕩蕩西蕩蕩的到處流浪；彷彿你就是那云，自負又神采飛揚的。

當你遙望柔佛海峽長堤時，可記得板島的渡輪船正鳴鳴着你的歸期這綠島上的六月雨等着你來淋濕，夜等着你來喝着咖啡和做你咖啡中的煙云夢，你曾有的夢，綠綠的青山爲你展現青翠，潺潺流水流着一首不知名的河歌，當你重踏上這一片綠。

遙遙相隔幾千里，望也望不見你，喚你你也默默無語。只好無奈的寄上一朵雲的聲音告訴你俗氣的祝福深深。深深。

小樓寄簡

一旦重回小樓，小樓是否風采依然？吱吱的樓梯聲是否能負得起我們沾滿泥巴的腳步？

（小樓的風鈴不再迴響，當我們離去。）

我把自己逐流於書堆中時，時光在我的指縫間無聲的流過。流成一種傷痕。彌補不及，我只好無奈的如沉澱的泥沙，把自己埋在一個深淵低海洋裏，蘊滿我澎湃的感情之海洋是否能蘊藏得住我浪潮般的感情！

我一直相信着離也就是重逢的奏曲，所以，沒有甚麼值得我們悲傷不已的。我們的年輕不該擁有過多的悲歡，何況是在這個煙漫的世紀裏也不容許我們如此一般。我們活了這樣多年，能說我們「活」着嗎？也該認清了這個虛虛實實的世界。誰能說我們不是隨波逐流，真真假假的活在這污濁的空間？

或者其他的因素讓我們不知道陽光有多溫暖？在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土地上，我聞不到一點秋天的蕭穆和冬天的寒冷。我們獨居在這一個角落裏，不知道天外有天，傭人自憂的說着夢話。而這個世界已不再是神話

我們就這樣東西南北的散亂於每一個國度裏。

漫漫的等着太陽下山去又升上来的日子，期待的是無止的重逢。（那時可能你我都已佝僂着背，等着終止的一刻。）小樓古老的鐘滴滴搭搭像是訴說着一個古老的故事。重複又重複，古老又古老。不再神話不再神話。陽光和雨水在我們的眼前隱沒，月亮已圓不起。我們的感情已化爲一縷輕煙，鴛鴦的散佈於上空，化爲無形。感情是怎麼一回事？直到今天我還是在感情的邊緣，徘徊的等着，等着可是一連季傷人的雨？我都不知道。我似一匹駿馬奔騰於這一片綠茵，的的搭搭的馬蹄聲敲不起我沉重的脚步，或者我已是一隻又老又倦的馬，希望有一個綠綠的草原，伴我渡過一生一世。

一旦重回小樓，小樓是否風采依然？吱吱的樓梯聲是否負得起我們沾滿泥巴的脚步？風鈴是否响澈整個空間？濃厚的咖啡是否再伴我們通宵不眠？陽光是否處處照着？那貼滿海報的小房間是否歡迎我們重燃起美麗的一年輕？小樓小樓的人呢？是否神采煥發，燦漫如斯？是否黯然無光或是淡淡的在淡忘這一份無奈的感情？我記得某個人的眼睛燦亮的如明燈我記得某個重感情重友情的大男孩，我記得某個一直說着笑話又瘋瘋癲癲的却又隱匿另一面純真，我記得某個戴着眼鏡又老實對人很虛誠的男孩，我記得一個沒有印象却又讓我記懷着的男孩。你會說這是風的故事嗎？

小樓的過去都是一段回憶。小樓碎碎的星光，冷冷的夜是否重爲我們洒上一份瀟灑。那是無言和淡漠。那天路過，小樓風采宛在，可是已是人去樓空的情景。不禁想起李清照的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處時，感

情像浪潮般的澎湃起來，不能渴止。

（當我們不再重回小樓，小樓的風鈴聲已絕响。）



長明燈

明燈讓我走入神話故事裡頭，又似乎照亮我的心境。

我趕最後的一班車回家時，卻沒想到會在這異鄉的土地上想起你。一路上的風很大，天空上沒有閃爍的星星和那明亮的月光。一路上有的是飛馳而過的汽車和一盞盞的路燈。

每一次夜晚我上八打莽去的時候，總是喜歡看那一盞一盞燈在亮，像是在照亮，像是在傳着某種的訊息，又像是給人溫馨的感覺。明燈讓我走入神話故事裡頭，又似乎照亮我的心境。神話的明燈總讓人有一種美麗的錯誤。

我說你像一盞長明燈，不該是神話的說說。你是一個重感情的大男孩，像一湖的池水蘊藏着豐富的魚兒。而你不一尾啞着的魚，你想跳躍離開這一湖伴你終生的地方到世界各角落去看看，但是你將會死去當你離開這地方。你的手中劍將會沉重，當你不再揮舞。你的流浪感情將會波平浪靜。你的腳步聲將敲不起八十年代的世界。你會消失在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里。

你是長明燈，照亮別人却照不亮自己。似乎一直來憂愁總離不開你。你總是酒脫不起的男孩。什麼事情你都看不開。尤其是感情這一回事。可是你却有着一顆善良的心，溫暖的在你多情的種子裡。

和你相聚的日子已成爲一種傷。六年在校的相處，使我得你這一位朋友，已是無遺憾了。山上的融洽讓我們的生活平添了一些朋友。海邊的集會，更增進我倆的濃濃感情。

你瘦瘦長長的身軀，一直來都給我一種臨風的姿態。我們都年輕不該無聊的談愁。我們該笑談這落拓荒漠的江湖。笑談着疾筆的日子。痛苦的日子過去，幸福的日子也不遠了。

我在風中看你，你負着雙肩的担子却展眉在笑着。告訴我你將是一盞永恒的長明燈。

我的朋友，該記得卡羅。京唱的：不論春夏秋冬，當你需要我，我將會趕到你的身畔。

聖誕過去了，新的一年又將來臨。希望你將會是一盞長明燈在這新的一年。照亮黑暗，照起一路的光明。祝福你，我的朋友。

你鞋子裡的砂

你所要尋的是滿滿的陽光握在手裏。可不是那愁人善感的雨。

黃昏竟下起毛毛雨，那條紅泥路也變得潤濕起來了。幾乎猜也猜不到立在門外僕僕風塵的陌生人會是你。你在喊着我的小名。我匆匆放下手頭上張愛玲的「流言」，趕出去迎你。

我打開門時，外面是黑一點了；一輪的明月大大的高掛在那樹梢頭上月光從樹梢碎落下來照在你背上貼上一大片白光一樣。我看到的是一朵微笑在你臉上綻放着，你的神采煥發着。

你伸出手來和我握別；一時我竟迷惑不解起來？你揚揚髮，風吹起。你說你將要到一個遙遠的國度里去尋覓你的陽光和雨。（是人，就要到處的流浪，流過一條又一條的陽光街，浪過晃着生命的色彩，激動的說我愛這個世界。）

似乎記得很清楚你總是一人一隻旅行袋馱在你肩上；簡簡單單隨和的開始一連串的美麗流浪。後來你悄悄的來到這個多雨的小城，雨城迎你時是在那多雨多風的早晨。剛好那時我正站在山這頭。你從彼岸的山那邊走過，山水。走向我。就這樣我們彼此都執着一份濃厚純樸固執的感情。

你給我帶來了很多美麗快樂的。就像營火會時那一堆燃燒着的火，紅殷殷的溫暖在我們彼此的年輕的血液里。我會特意的去記取你的印象。我會記得那個多風的夜晚我們走在沒有人的行人道上時你忽然高歌的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的神采。我們玩橋牌飲黑狗啤抽煙玩桌球的日子。看電影時罵達斯汀漫是女人，菲丹娜惠假惺惺，臭林青霞的假純情。在在都是神采飛揚的好日子了。

如今你就像里諾所說的：「生命里有許多的嘗試，像滿山茅草毛茸茸的白絨花到處飄動」。你就這樣趁你還年輕時到處的去嘗試去流浪江湖吧。你所要尋的是滿滿的陽光握在手里。可不是那愁人善感的雨。

我不多說了。多說也無意。是年輕，就該讓生命七彩繽紛起來。

你鞋子裡的砂是否該脫下來擁一擁，然後再從新着上。

那樣會比較好走一點。

自序

內心的流放

亞摩

我一直不願走出寫作的樹林，並非迷了途，而是自己不願遠離文字的堡壘。踏上青苔路，我會堅持自己一直走，不管再走下去，前頭會是怎麼樣的景色？

在寫作中，每一個時期的文筆都在磨練中蛻變，所以，能留得下的，為什麼不留呢？畢竟，每一篇作品都是自己用心靈匯集了文字，注入了感情而成。誰說是無病的呻吟，該說是無價的心血。至少，它對我而言，是一種內心的流放。

未譜完的曲……

妳將我夢想里的神話都蛻變成現實的故事、激發起我感情波濤里，最潔最燦爛的浪花。

妳說：「別爲分離而黯然神傷；天下間本無不散之筵席。我們這一次的聚即然無法圈完一個美麗的圓，或者下一次的相遇，我們會有時間來譜完這一次未譜完的曲……。」

我深信妳和我的相遇是屬於緣。因爲我們各在水一方，天南地北，相隔萬重山。但在命運之神的意念，我們却在這綠島上相遇、相處、相愛，在年輕的生命里紋刻下一段纏綿的戀曲。如今妳說緣份已盡，是該分手的時刻到了，於是妳披上初來綠島時所穿著的藍色夾克，背上輕便的旅行袋，擁抱着一千多個日子與我共串的歡笑，在七月的第二個黃昏、在陽光和雨之間，踏上妳那永遠也走不完の旅途（妳說是吉普式的流浪），離開綠島，風塵撲撲的邁向另一個哩程碑。

走的那一刻，妳沒有回頭揮手，也沒有說一聲再見，洒脫得教那一個站在火車站旁給妳送行的我，驚愕了好一陣子。但當我回想起妳我這場戲劇的演化，正吻合了徐志摩的那首詩：「偶然」，我就在那時感染上妳流

動在血液里的那一份瀟灑的精靈、那股万事皆不在乎的勁兒。因為我不願做那停泊在港里不能流放的小舟；因為我害怕自己會是李清照詞里的那艘小舟，載不動許多愁而……。

「人生聚散本無常。聚又何足喜，散又何足傷。或許在迢迢的前方，我們還有一份再見再聚的緣，也許今夕一別就成永訣。江湖的事誰能預料？所以，再見又何必說呢？只是摧人心魂憔悴，更教人柔腸一寸絞斷成千萬段，淚洒衣襟……。」記得我曾經在妳的書里寫下過這一段文字。如今憶起，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妳說妳是一片薄薄的蒲公英，習慣了在風中流浪，妳不想被我那份濃郁的感情纏住，成了妳自由的枷鎖，所以妳走。走得毫無一絲留念。人生的舞台上，我即然成了這場戲的主角，我就會一直演下去，直到落幕為止。如今幕未落下，這一個故事這一場戲當然未到終局。因此我會等妳。等妳回來和我共圈起另一個圓的故事，譜完這一次未譜完的曲。

我們聚的那一段溫馨的日子里洋溢了歡笑，我們埋葬了彼此的傲氣，溶化了彼此的煩惱，我們將年輕裝扮得漂漂亮亮。總之我們聚的那一千多個日子里只有綠洲，沒有沙漠。

妳將我夢想里的神話都蛻變成現實里的故事、激發起我感情波濤里，最潔最燦爛的浪花。我們編織無數個星夜的神話，舞出了許多醉人的蝶舞。……。那是我們聚的日子。可是如今妳揮一揮衣袖走了，再也沒有人陪我在椰樹底下彈吉打，低聲唱 SAMATHA 的 EMOTION，再也沒有人伴我在淫雨紛飛間踏着枯葉黃花，談雨的詩情，花落葉落的畫意；再也沒有人和我泡一整個週末的夜晚在 GREEN APPLE，空了三大瓶的白啤；把夜里的一

切醉得飄飄蕩蕩；當然，當我走在黃昏的葛尼道上時，沒有了一個挽着我臂彎的妳。

永遠也忘不了妳臨走的前夕，妳我在「青蘋果」共守了一夜底燭光，那是七月的第一個夜晚。我輕吻妳的眉、輕吻妳的唇，無言的傳遞着無數個祝福。直到咖啡座打烊，直到我摟着妳在長長的 MACALISTER ROAD 流浪時，我們才打破了凝固在妳我之間的沉默。我告訴妳我雖然浪漫得叫那些純情的女孩心酸，在感情的波濤里跳躍着從不會被捕捉，但這次却終於跨越不了愛的深淵；我告訴妳我不再是一個能把付出的一切，在一揚眉；一聳肩之際，就能淡忘的浪子。我告訴妳在妳走了之後，我會把對妳的懷念化成詩稿，重重疊疊起來，我會把感情永遠的沉澱着，等妳回來激發起它的奔瀉；我告訴妳我會很留念那一段有詩有酒有夢的日子……。

那一個晚上，沒有星光的長夜，就在飄着羅曼蒂克的氣息中被我說盡。可是第二天的黃昏，在陽光和雨之間，妳始終還是走了。帶着我的祝福，帶着我的一顆心走。留給我一季沒有陽光的惆悵，叫我迷失在黯暗的領域，還留我一個病症，它的名字叫——相思。

妳走了，但是妳走前所說的一句話，却令我憧憬着我們還有再見再聚的緣？會嗎？我們會圈完一個美麗的圈；譜完這一首年輕人的戀曲嗎？

（或許在迢迢的前方，我們還有一份再見再聚的緣，也許今夕一別就成永訣。江湖的事誰能預料？）

別後

又是星起，又見月落。河的彼岸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風景？再走下去會是怎麼樣的山色？

別後，日子像河一般潺潺流去，記憶里，兩岸的風景是朦朧的一片霧海，蒼白得駭人，唯一的色彩是那一個謐靜的夜晚，妳由山城來綠島後，我送妳回歸走多風的路的情景。除此，記憶里盡是一頁一頁空白。

別後，是一連串一連串的相思纏我，溢滿心頭，我就一直走不出相思的樹林，在那兒迷失世世紀紀。怎麼樣的一個相聚後的分手，妳把我生命里全部浪漫的精靈帶走，教我的思緒剪不斷，理還亂；教我的年輕裝扮不起漂亮，歡笑不起。

別後，綠島草色依然青青，我在別人眼中依然是往昔的我，只是多牽一份沉重的思念，漫漫無邊的相思……。每夜倚窗痴痴盼見，盼見星起時，妳會在風中揚着長髮，踩着暮色而來，再伴我走那條多風的街道。一次又一次的星起，月落，我的等待都成風里的泡泡，無影無踪，奈何！奈何，妳居在水一方，離我太遙太遠。我縱有深情萬縷亦無從傾訴。妳不來，不來，我們再見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或是妳今宵會悄然入

夢來，與我共織那化千年爲一夕的美夢？

又是星起，又見月落。河的彼岸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風景？再走下去會是怎麼樣的山色？妳我都不知道，也許我是一隻戀花的彩蝶，也許，妳在我生命里是一個不停足的過客？



故事

日子在無意識中跨越，往往會掉落、遺棄在一些記憶中的東西和故事。

我們之間的一切故事都已經無聲的失落在那一個煙遠的年代里，原本該讓塵土黃埃封固，原本該讓它沉澱在無從激發的鏡河，凝固成冰，原本該埋葬在老去的时间里，永遠不該再重提……。

但是現在，我又將熄滅了的火種點燃，照亮了這一個古老的故事。讓它蛻化成彩蝶，在翦翦風里盈盈飛舞，在我心中流連。若問我為什麼？我會告訴妳是因為這篇故事是那麼教人緬懷，教人不捨得將它遺忘。當然我現在所寫的只是流浪在腦海里的一段記憶，不是這篇故事又在人生的舞台上重演。（假若這篇故事的劇情重演，主角絕不是你和我。）

我曾經感激上帝的仁慈讓我邂逅了妳，在我枯躁的生命洒下雨露，滋潤我的心房。我也曾埋怨着他不予我們足夠的時間，來圈完我們之間那一個綺麗脫俗的圓。可是如今我才驚覺，我們之間的散是因為我在這故事里扮演了一個不解風情的傻小子，讓幸福化成彩蝶，盈盈飛逝。

我知道我會緬懷往昔和妳把感情化成文字，流放在紙上的那一段歲月，那一段妳曾把我當成知己，傾訴妳

滿懷的不如意以及分享妳的快樂日子。只是我只能緬懷，只能思念，不能像以前一般的和妳把感情隨意的流放在紙上，互訴衷曲。

日子在無意識中跨越，往往會掉落、遺棄在一些記憶中的東西和故事。但是我仍然將妳和我的這一篇故事保留。保留那一份對妳的熟稔。心中一直有一個希望，希望以後有緣再見到妳，或在這小小的緣島、或在山城，那個時候，我們還能再繼續這一篇故事，或是編出另一個更完滿的故事。



圈不完的圓

或者，社會的現實已把每個人原本的純真，扁壓得粉碎，使每個人的感情成了不能流放的小舟……………。

看到別人寫屬於他們生命里的小圈子，看到他們在文字里演活了他們朝氣蓬勃的年輕，看到了卡西比的「帳篷屋，露營雨」。都教我這一個感情豐富的年輕小傢伙，模糊了視線，激動得傷感了好一陣子。畢竟，他們如今所編織着的戲劇，曾經是我擁抱過的一個故事。我說「曾經」，是因為我所擁抱着的故事里的那一個圈圈，早已經散了。散了的意思就是指不再聚在一起，像一枝「滿天星斗」的煙花，在昏暗的蒼穹爆發出最燦爛眩目的星芒，之後，殞落四處，散了！

原來，我們就是從不同的角落而來，如今的散只不過是隨着時間的洪流，又再回到起點，像一首流浪者的歌，最終的旋律總是和開頭的一段，相差無幾。但是，儘管小圈圈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三年（一千多個鑲着金邊的日子）我們都已經在記憶的五線譜里劃下許多優美的音符，在晦暗的旅途里揮出了一道眩目的光芒。總算沒有闕踏了這一場「徐志摩式」的相聚，沒有浪費那一段年輕歲月。

我知道我會永遠緬懷那一段染滿了色彩鮮艷，串遍歡笑純真的日子，因為那陣子是我付出一份最真摯的感情，所換得的十多份年輕友誼。我知道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由十多顆熱忱得燙手的心，所圈起的圓圈，一個我們一同發掘快樂，共同種植夢想種子的小圈圈。

圈圈還存在的時候，我們總是在打鎗埔那個白髮斑斑，肥肥胖胖的阿伯所開的「露天咖啡座」，坐上一個又一個的夜晚。東南西北的亂扯，把夜說盡。連那個肥胖年邁的阿伯也被我們這群不知憂悵為何物的年輕人的笑語，感染得年輕。還記得那陣子最會「仙」的傢伙是高明林，阿洪和凌康三人。有時我們的聚會就在凌康家的屋簷下，圍成一個圓圈，燃煙燒酒，剝花生。聽着圈圈裏未來的音樂家：萬源和延傑延順兄弟的咕叮演奏，把夜鬧完。圈圈里除了上述提過的六位，還有國明國興兄弟，瘦瘦的進財，矮矮的佐意，萬事都通的山明，頑皮的小A，被稱為P。B。的詩福和一個當時恨出名恨到發燒的我。圈圈里唯一的女孩子，莊秀明，寫得一手清秀的字。

圈圈的成員都很喜歡露營，每個假期都在直落巴巷的拿督公旁，渡過「沒有屋子」的晨昏，在浪里跳躍，讀山的沉寂，海的深沉。有時也會在凌康家里舉辦一個「烤雞晚會」，把他的整間屋子鬧得差點翻倒。倦了就擠在那間小斗室里。像一群「越南難民」……。

然後，圈圈在無聲無息之中，散了，散在所謂的——「緣盡」。

圈圈散了之後，跑得最遠的是小A，其餘的都在綠島上的人潮里旋轉着，擁抱着各自的理想四處奔波。偶而也會碰碰頭（畢竟綠島是個小島），但大家都已失去了以前聚時的那一股狂勁。或者社會的現實已把每個人

原本的純真，扁壓得粉碎，使每個人的感情成了不能流放的小舟……。好希望圈圈能再一次圈起來，圈完一個美麗的圓，圈出另一個故事，圈起另一首歌……。

（記七七年——七九年一群年輕人所組成的F·C·C·「友情加拿大」。）



朋友！圈我們的圓

所以，請你相信我們，我們會圈起一個你一直希望圈起的最美、最年輕浪漫的圓。

（你死的時候是在六月，綠島上是陽光和雨的季節。我們往日的那一份永不凋零的喜悅和那一股朝氣蓬勃的年輕，都已沉澱到無底深淵。感情成了不能流放的小舟，快樂成了無從激發的鏡河……………）

你死的時候是陽光和雨的季節，那是首自然界的年輕旋律，但圈子裡的一群「瓜」却再也沒有那種寫詩的心情去聆聽這首曲。每個人都蒼老了心，默默的淋着雨，晒着陽光，伴你走完你生命里最後一程的路。跟在出殯車的後面，你年邁的母親散了滿頭白髮，悲慟的啞聲哭叫。那情景像一把針扎刺進我們的心靈。我們強忍住淚却忍不住心在滴血。（你常說男兒不流淚而如今我們「殘忍」的做了）眼睜睜的望着抬棺的人把黃土剝落在你躺進的棺材上面，我們意味到你從此不會回來。

第二天我們再去看你，東尼，你已有一個新的「家」。那個每次聚會都愛和你爭得臉紅耳熱的麥，站在你的墳墓前低低的口哨着佐安。丹佛的「引我回家——家鄉路」，教我們控制不住熱熱的眼淚湧滾在眼眶里，沿着面頰，滴落、滴落，東尼，你知道嗎？我們終於還是忍不住哭了。

永遠忘不了那警察說：這是一宗意外。

意外，沒有人能及時阻止。你是在圈子的聚會後騎上你那輛黑色的爬山虎要離去的剎那，在轉彎時整輛爬山虎向前滑了出去，撞上迎面迅速而來的私家車，隨着我們一群人的驚呼，你飛起然後跌在濕濕的路上，鋼盔掉在一旁，紅紅的血液混和了白色的腦漿從你額上流下，流下，染了你整件白色夾克。我們衝了出去，亂成一團，你却已毫無聲息的死了。死了。一句話都不「肯」留下。

接下來的日子，都在我們模糊之間渡過，在一頁頁的記憶中流浪，那股愁滋味，小丁說：好苦！好無奈！凝視着一個個屬於我們這群年青人的日子，在手指縫間輕悄悄的溜逝，那陣，我們竟無法挽留得下一個完整的、有顏色的日子………………。

再一次聚會時，麥站在圈子的中心說：「東尼，他已經走得很遠很遠，屬於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唯一要做的是把他記在心底，而不是整天爲他悲傷、頹喪，這一切爲他而神傷的事都不是他所期待的。朋友，東尼他既然無法和我們一起圈完這一個年輕的圓，難道我們這群瓜就不能自己把它圈完嗎？讓我們一起圈出一個東尼所希望的最年輕浪漫的圓，好嗎？朋友。」

（麥的話和時間是療傷的神藥）我們這群「瓜」再年輕起來的時候，已經是多風的十月了。我們再笑再鬧，偶而也談起你。談你這個BG的歌唱得最好的「歌者」，談你的風流韻事、浪漫的年輕，談你的爽直夠義氣。不再會因爲你已不存在後而害怕說起你。所以，請你相信我們，我們會圈起一個你一直希望圈起的最美、最年輕浪漫的圓。

自序

我尚年輕

思湮

那時，多情的年輕仍伴我守候每一座狂想，在星辰下以音符砌成銀亮的飛姿——每次握筆，必落魂的躺在老去底山色里，凝視他撥弦的神，想那破碎的綠意怎會將我震盪到海底呼喚中呢？偶然仰望天際，赫然驚覺冷月正笑我蒼白的詮釋，從此，我又再尋找另一片自以為是的莊麗美。

而這一刻，我尚年輕。

晨曦

我們欲飛呀！飛過困窘的重山，那層厚厚的陰影。枯渴的我們欲走出心靈的囹圄。我們要尋找屬於我們的春天！

當淒迷的晨霧輕吻這世界時，雄壯的鷄鳴便徐徐掀開夜幕，劃破沉寂的黑夜。這時，妳緩緩跟隨着那驚醒的驕陽，喜氣洋洋的出現了。妳溫柔 and 靄的來臨，似乎告訴人們：妳正爲一切生物禱告，祈禱一個美好、有生氣的日子。我深深感激妳啊！晨曦。

（每當晨曦到來，我彷彿坐在漂流於滄海的孤舟。不斷追憶那遙遠的家鄉、友人、慈母及那里的感情……）

猶記得那段離鄉背井辛酸的日子。那時，我獨自離開寧靜清雅的山城，跑到人情薄如紙的石頭城去讀書。慈祥的愛母及許許多多親愛的師友就成了串串思念的淚珠底影相。每個早晨，我從夢中驚醒，多情的我又陷在痛苦的深淵。我總是揮不去那淡淡的愁，我又神傷落淚。但是，有那麼一個早晨，上帝安排我打開西窗，祂教我迎接充滿希望與信心的晨曦，讓微微的晨風帶去昨日的不快與煩惱……那時啊我才領悟了一點人生哲理，

我不再發愁了、生活也有一個方向，因為啊晨曦每日都賜我跳躍、開朗的心胸、使我走向廣闊無際底思原上。石頭城的晨曦使我聯想起那充滿詩情的竹林……在故鄉時文友們相聚的天地。我們一群愛好文藝與音樂的年輕人，相約每個禮拜的早晨，在竹林聚會。就是這樣，我們的人生又增添幾許旖旎的色彩。許多如詩的故事就是這樣編織的。

每個禮拜的早晨，我們無言的漫步在竹林里——那象徵崇高節操的竹，赤裸裸映出我們內心的敬意。愛詩的小方總以她細柔、清脆的聲調，朗誦她心愛的詩。而竹林里隱隱約約傳來的樂聲，就成了她細嚼詩句的伴奏。多愁善感的惠敏總是坐在溪水旁，凝神的聆聽流水的首符，在探索其中的哲學道理。一次，她將一片鋪上粒粒露珠底枯葉，放在溪水上，任由它漂浮。然後自言自語的說：人類的善良也會像那片殘葉，隨時代的激流而逝去。竹林又迴旋悽愴失望底喟嘆。……而當第一線，那富有藝術感及深奧哲理底晨光，從竹林隙縫透射進來時，我們孤寂、憂郁的心又回復了那種年輕的愉快。心里突然茁長兩片羽翼，我們欲飛呀！飛過困窘的重山，那層厚厚的陰影。枯渴的我們欲走出心靈的囹圄。我們要尋找屬於我們的春天！……更不會忘記文默默感謝晨曦的低語。如今想起，猶如在夢境一樣，甜蜜的。

而當凜冽的晨風陪我上學時，我長期性的傷風又使我懷念慈母了。她忠虔的叮囑、慰語、祝福……何時才能回報呢？而何時才能報答完她深厚的恩惠呢？記得啊當我意志消沉時，她給予我有力的鼓勵；當我悲傷時，她關心我、慰問我，我又何時不常爲她祈禱呢？我對她的愛，又怎能以筆形容呢？……

晨曦啊！妳帶給我的樂趣是無窮大的。妳洒落無限冀望的靈光於我，彌補我「昨日」的傷痕，所以啊在與

奮之餘，我抉擇了一條路——傳播愛心的路啊！無論我將承受幾何的挫折與艱難，我將堅強的走完這條崎嶇坎坷底路，因為啊那希望之神——晨曦，永伴我走在這路上！



給小山

必然，這條路是不易走的，但，誠如你曾告訴我：能夠在生前盡己能力做一件自己熱愛且有意義的事，又何不為呢？

每當黑夜安祥的掛上星兒的微笑時，我輕輕揮開那世俗的孽種——煩憂與悵愴的心情。漫步在幽靜的小徑上，心靈一直想擺脫那重重陰影。我呀欲乘天馬飛越困窘的囹圄，然後停頓在那茫茫無際的銀河，在那裏啊我借着大自然純白的靈光，低首為你祈禱。虔誠的祝福你。深深的。

自那日，你懷着崇高遠大的宏願，乘着扁舟航向你的目標——音樂城，我呀無時不托西風寄送我朶朶祝福語於你。小山，忠誠的告訴你：以你先天的稟賦和後天性的積極努力，我深信在你充滿希望與信心的孕育下，必能在音樂的領域開拓一個春天！必然，這條路是不易走的，但，誠如你曾告訴我：能夠在生前盡己能力做一件自己熱愛且有意義的事，又何不為呢？對！小山，努力吧！光明的前景是屬於你的。

星光柔柔的洒在我思念濃濃的心原上，我又掀開那片片甜甜的迴憶。記得那你我手拉手的逛書局、音樂世界、戲院……還有呀在那平靜的樂室里，你耐心的教我樂理及鋼琴彈奏法，偶然，你我也合唱，還記得那首

「含苞欲放的花朵」嗎？更不會忘記，你有力的鼓勵、柔柔的低語、親切的規勸……忘不了啊！尤其在謐靜的夜城里。也許，我該細心的把你我快樂的時光，每粒每粒的串起。串起啊！那甜美的日子。



樹

縱然，殘酷無情的命運一直在折磨你，刺傷你，但，你堅信勇敢的奮鬥與掙扎能戰勝一切艱難，時間能治療一切傷痕，還有求生的懇切使你更努力的生長下去！

高兀、堅強與勇毅的傳統信念與古典的愛孕育成你一軀的崇高人格與原始的靈魂。毋需披一襲華麗的外套，在風風雨雨的挑戰與人爲的厄運下，你堅穩的意志與勇於奮鬥的精神已足表現那熱切追尋希望與信心底激流——而激流澎湃湧湧下開出的朵朵浪花是一種深隱的、經年累月熬煎底果實！是一份永恆的美！

縱然，殘酷無情的命運一直在折磨你，刺傷你，但，你堅信勇敢的奮鬥與掙扎能戰勝一切艱難，時間能治療一切傷痕，還有求生的懇切使你更努力的生長下去！成長對你是一種精神的磨練，所以，經過多少風霜雨露與歲月摧殘下的你依然那麼堅定與兀立。

或者，有一日你已蒼老，已心疲力倦，死亡對你該是恐懼抑或高興呢？我深信你會滿意的離開這瘡痕滿目的世界——憑你那永恆的不屈精神與不朽的靈魂！

再見，純白的日子

一種傷却是蘊藏萬種情。

再喟嘆也無能再砌一紀單純的色彩，再憂怨也無能繪出身輕的跳躍，即使，朵朵夢花綴吾心湖，吾却惘然，織不起頹然的微笑了，能再允許吾默禱什麼呢？日子是如斯靜悄離去，教吾如何不淚洒滿襟不輕輕呼喚呢？一種傷却是蘊藏萬種情，該從何處解起？又該由誰擲去每個斷腸的失眠夜呢？再咀嚼友人的筆跡，吾嘗到是帶有苦澀的明麗瑰潔底迴憶，不再有雄壯浪濤聲的呢喃，而綴上的却是一池苦酸與哀傷。吾是哭了，却是交織着多種情感的哭了——再想想剛紮根成長的情誼底未知命運，又添上幾縷煩郁。

曾將校園鑲上閃爍的青春與活力，將青青草場舞上新姿，在樹木間鋪上純純慰語與勉勵；輕柔溫暖的正是友人的情意，馨芬的是友情的花蕾，就在那里滋長，在那里共担苦難，共享歡愉——是否經得起外侵的風霜雨雪呢？——再呻吟又能竊聽幾何未知數呢？僅在此深深寄上一束祝福。請爲吾再奏上這支永恆的祝福吧！（吾的禿筆，你聽到麼？）

一幅相架

一隻破爛漏洞裝了半個船的水底舢舨被棄在河邊叢草那裏。

那是一幅構圖很淒迷很純真很美底畫架：一隻破爛漏洞裝了半個船的水底舢舨被棄在河邊叢草那裏，靜靜的像在期望有一個人能將它的船修理。還有那一網晨曦之光透過樹林把希望之光洒在草上、河上、舢舨上……：那一網光呀把那淒涼淒楚的荒野照得多麼有生氣，把我的心也照亮了。我們呀人類該明白這個哲理：人云，希望在我們一生中，未嘗片刻拋棄我們。自始至終。在痛苦、幻滅的時候，我們繼續希望着好運氣、健康，行爲高尚。這是史蒂文生說的。是的，我們應該活在希望中，但不是空虛的幻夢，這樣，才有美好的明天。而那隻破舊的舢舨比做一個徘徊在街頭的失望人，那崇高、皎潔的晨光就比做人間的暖流，它告訴人們：失落、孤寂與淒涼的感覺不時在侵襲我們，而我們呀——在躊躇之餘，是否觸覺到一股溫暖的希望之火在偎近我們的靈魂？

當然，我不會忘記這幅很有價值性的畫架是貝迦送的生日禮物，她還說：這幅畫的天然美，代表：光明、純潔、正直、希望、高潔與光輝。更記得呀祝福我們的友誼！

神遊

流逝的是時光是日子是青春，而我的山我的海我的鳥仍舊在我懷念思頁上等待着
着我另一次神遊。

如果有那麼一個清晨，我無需穿着整潔的校服與套上使人看了覺得你是一座莊嚴的紫紅領帶，無需走那條伸延到斯坦富特學院的路，與人群車輛在吵雜喧囂中歸向不同的目的、無需苦苦的惦念那响往已久底山、山風、樹樹綠意，這樣這樣，我就會快樂的在風中沉沉一思至天庭。這麼一個清晨會活在我响往的山色中麼？而那麼一個山上的早晨會綴上我孤絕的歌聲麼？（如果你伴在我身邊，那歌聲必更洪亮，必能响澈那靜默的絕景。

如果這麼一座山，這麼一景清晨自心境活在眼前，真正的讓我在其中漫步、唱歌、彈鋼琴、吟詩誦詞，這會使我驚喜得年輕幾載啊！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個開始，當我從夢中揮別你驚醒時，湧上雙眸不只是柔和的暖陽不只是冷冷的晨風不只是鴉雀的細語不只是昨夜遺留對你的思念，還有還有我的山。也許，山崗上還飄着百合花的馨芬呢！如果倚在山邊的是一海湛藍更能使我接近自然呵！或者，山的名字永遠是莊嚴是寂寥蕭索是忠

誠，但，我深信我的歌我的琴聲我年輕的聲音能教山繪上彩色繽紛——是不是都市炫耀的浮華呀！填上音符的飛姿，是古典悠遠的歌樂，不是瘋狂的的士高舞曲。這樣，我就會安祥適然的走進這綠園。（山上一定住着許許多多奇異的鳥，而當我徐緩走進山中時，牠們會爲我啁啾怎樣一首曲兒，曲中又是否有海潮的伴奏呢？牠們一定不會因我的出現而飛去。我走得那麼緩慢得無一絲惡意呵！——你看，你看，山也明白的向我點頭道是。）

最好在那一個早晨，雙親還在床上酣睡，這樣，我就無需讓這美好時光溜過我苦苦的要求——要求是否可以讓我踏出家門，投進綠色的懷抱里。（全能的主必會安排這麼一個和平的清晨給我。也會給你。更會給其他人。）那位沉靜的同學，愛麗蓮是否也像我一樣從夢中醒來就收到這一份驚喜的禮物。她一定也喜愛山色與潮聲，像她那麼沉鬱的女孩。那麼，她一定會興奮的叫醒貪睡的艷琳，艷琳會怎樣呢？還有那愛熱鬧愛與男生聊個上課變假日的安妮會怎樣呢？她們看到這份近於遺忘的綠意會愕然一陣麼？然後讓那片綠色領她們尋回那失落的純善與樸素。那麼，「覺醒」該是她們清晨的主題曲。（那位說我的聲音嬌得像小孩子底多麗斯姐姐又會告訴我什麼什麼呢？我還不知道。）

我不喜歡奔跑，但，爲了要看清楚山的面貌，爲了要知道更多山的故事山的秘密，所以，我多願在山穿上一襲金黃昏色前，從山脚奔到山頂，從山的左右東西奔向上下南北，所以，我多願自己是超人，毫不吃力的奔跑，不會累倦不會喘氣不會昏暈——你一定知曉我怕疲乏睡去時，會睡去一景山色，怕醒來時再也尋不回我的山我的海我的鳥啊！所以，我祈盼着暖和的早晨能停頓在我的山我的海我的鳥。只有這樣盼求呀！

「叭——叭——。」啊呀，我的寶貝車笛聲，怎麼能那麼霸道得也將我的山我的海我的鳥吞噬掉，怎麼能如斯無情無義啊！啊，那人聲又隨着湧過來了，我快要沉溺了呀！——不，不，我沒有沉溺，淹進人潮中的是思維是惦念，是的，是的，我依然坐在這裡。我的十隻手指怎會停留在黑白琴鍵上呢？……（這樣無語的沉思一會。）呵，我知道了。我醒來了。

這個清晨又回歸以前的日子了，穿着同樣整潔的校服與套上同樣鮮艷的領帶。走着快膩的路與低吟着我孤絕的歌啊！

流逝的是時光是日子是青春，而我的山我的海我的鳥仍舊在我懷念思頁上等待着另一次神遊。（神遊啊，我們何時再相逢呢？）

又是起風時

這麼一道長長闊闊的路，湧上前却是從東南西北襲來的寂寞。我開始害怕呵！

又是起風時，沙塵隨着車輛的飛馳舞着新姿，落葉的枯黃也正細訴飄盪底浪跡，一切都在無聲中低吟着蒼白的驚慌，這樣一字難在厚厚的辭淵查個明白底變遷呵！生命的流轉在這匆匆變幻中又能爲多少人譜上美麗與驚奮呢？——你在風中數落着淡淡的新愁。

這麼一道長長闊闊的路，湧上前却是從東南西北襲來的寂寞。我開始害怕呵！——你在淒絕的風聲中吶吶低喚着魔鬼底名字。讓懼怕都埋進夢魘里吧！讓我們醒覺後陽光會暖和的照在稚嫩底靈性上，我們該在風中換一襲新衫，佇立於風神懷里該是一座飄逸的魂，穩實而又浪漫的守着魂里的靈。而魂里的靈正穿梭在人群急流中，點算着無家可歸的純善，採摘着被世俗遺忘的原始人性，悲悲哀哀的淌落傳統的古典精神底血你說該如何忘掉這些淡愁呢？如何領一群群天真的新愁自那揮姿迷失在袖中呢？如何讓快樂停頓在心懷而不褪而不散逝呢？答案就站在天籟里，教人苦苦祈盼它會墮落人間，解開疑團里的迷惑。也許，答案就擺在眼前，只不過讓自以爲是聰慧的愚蠢困着而已。

該忘了綿綿不絕的憂，當風近時，讓青春在平坦沉靜的山坡奔跑，隨着風向串起年輕的歡欣，如果有那麼一溪我深深緬懷的流水該又是另一頁純純底淒麗啊！我會任由心魂乘溪水流進許許多多憧憬幻覺中，沉睡在清爽的溪水里，走入懷念而又陌生的夢境……我莊麗的山色該伴着流水去繪一畫我嚮往你追尋底山水奇景啊！你說，多情都是在風起時一筆成永恆的。我默默領受這句多情，你知道我喜歡細嚼你的情。起風時，你不在也會讓我想你，我這份思念都快全掛在你心窗上了，讓你迷戀無窮的關懷，讓你清楚為何失眠時總牽着我的魂……（這一行情話特爲清麗的山林綻放。特意的）你會說：風是神話的開始，使你忘了來時路，教你愛戀美麗的迷信，四週都由深情砌起。

你總是編織數不完的可愛想法，教人突然悲傷這世界還載着沉重的罪惡，教人心寒現實的冷酷與淒涼啊！教人苦苦憶念和平的境界。

當起風時，我願忠實的守候那座臨浪濤洶湧底堤岸，想那遙遠的事件，念那將生疏的溫情或讀情人的信，或者仰望天際去叩問全能的主？我的未來會幸福嗎？——只有祂讀了我的日記，看清我的生活並記取我幽幽底禱告啊！又是起風時，我又能瞞着幾何秘密呢？我的情依然洒脫滿地落葉，風的聲音仍舊响徹山河，我的思緒來不及整裝就讓風帶去了。你說還有什麼遺留的詮釋呢？當起風時。

致清麗的山林

昨夜在夢中還想着你的認真念着你的情。又想自己夢懵懵的讓一切清順流過，流出，流進，自然得令人不知所惜。

昨夜在夢中還想着你的認真念着你的情。又想自己夢懵懵的讓一切清順流過，流出，流進，自然得令人不知所惜。我讓一切驚奇震醒內心的秘密，讓心中的喜愛甦醒。人群浪聲依然飛掠而過，你的魂我依然偏心得記得。

你疼我的魂珍惜我的情麼？你守住我的心我的魂以你深情外，還執着什麼呢？江河沁進心深處，我固守它以原始的傳統精神，你說該如何不在風中想你呢？

自序

走入這一種山林

朝旭

唱過了生命里的二十首失調的歌，都像濃密的雪飄落，飄落無數激情。但你可曾用魚的沉默聽，我哀然的口音底敘述。啊，都無須細說，我唱過的歌，我走過的路，會留下些什麼。你必定知道這一道隱藏着多種夢魘的路呵路，淒淒迷迷，自遠古的落拓與悽惶，也依是遠古；設若路的盡頭是一片莽莽的山林，我依是必須走入這一種山林，因為有我最古遠最深切的愛戀。請你告訴我，有誰？有誰會再度在荒涼的河岸獨自遙望那逝去的歲月中紊亂的劍譜呢？你說。

永遠有一片草地

日子淡然飄過如綠島雨季的雨，輕輕洒洒忽兒過去。而時間每一分鐘都在製造湮沒，教人淡忘一些逝去的事情。

那麼的奇異着，我在一個白天的夢里希望有一片青翠的草地展現在我的眼眸前，那麼一大片廣柔的青綠是教人那樣偏愛着呢。無論陽光那樣赤裸裸的曝曬下，還是保持着一片綠意。那都是朝氣蓬勃的生命，在土地里紮實着根。

我走過一片草地，都像歲月在不知覺中走過一段路程，沒去注意一路的風景，也沒有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日子淡然飄過如綠島雨季的雨，輕輕洒洒忽兒過去。而時間每一分鐘都在製造湮沒，教人淡忘一些逝去的事情。已經是三月天了，時常有絲絲的小雨落着。草地都是青嫩欲滴的綠茵。每次走過一片草地，綠意的生命都一再意外的提醒我，提醒我走來的方向，提醒我曾經有許多不經意的遺失，提醒我關於生命的蛻變和延續。我想到我的來與去，茫然跋涉的經歷。似乎永遠跋涉在一條看不見的路上，改變展示自己不同的姿勢。如何的一種茫然？誰又能夠澈底明白的指出那一條是走出陽關道？那一條是通過獨木橋？似乎是沒有答案的了。

若果真的沒有答案了，就這樣的去找尋，如找尋一枚菓子的真實。當然如果能任意啖一個菓子或品嚐它的甜酸，那麼比什麼都真實呢。所以不必怕沒有一天我找不出路走出來，不必怕看不到綠油油的草地。這些都是生命的流域的關鍵性的一程，或者沒有經歷這些，便沒有今天的我，更不會有此刻綠意盈然的草色。

就這樣的走出去，走向一條長長的山路，那會有一片青綠的，永遠會有一片草地的！



傷

當我從自尊心的高樓墮下，我就身負傷痕累累，而一道血紅的河流就企圖淹沒我的人格。

我不能容忍自己無狀的癡騷。有一種逆耳的語言始終要從喉管奪路而出，一種不承認的身姿始終要站在千百隻怒目的跟前。

而我終於釋然。這其實是一種人之常情，而我何必爲自己過意不去，和自己鬧情緒，是否？

其實對於以前的期望，我是妄想太多。當我從自尊心的高樓墮下，我就身負傷痕累累，而一道血紅的河流就企圖淹沒我的人格。可悲的是我不是容易被被人所佔領的孤傲者；或許這是不幸。

而我竟發覺：美麗的外表內面，竟蔽開着他原來醜惡的面目。而我竟那麼傻在沒有防禦之下被人傷害，這是我的愚蠢。

一開始就知道一切的事實。從你口中得知你如何被創傷，你走後還叫我多多「保重」。此後我就不曾寄望過多在我知道一切事情之後，我是如何失望如何嘆息。

可能我該聽你的話：看淡一切人及事，不作過高的奢望，別再妄想如何重圓一面跌落地面上破碎零亂的鏡子。這美麗的選擇該是種不受傷害的決定吧。

或許以後我從人群中走過，有人在我背後指指點點，這一切我都不管了。



飄揚着的哀歌

我不隱瞞自己確曾迷失過寂寞過放蕩過狂歡過，像一個沒有影子的陰魂，痛苦自己不能衝過那些層阻，不能越過那座「繁榮的華城，在城外放遂，傲笑天涯」。

親愛的人：

已不知是第幾日了我快樂不起來。自你走後我每天都在忙碌中渡過。我學會遺忘許多記憶，許多不美麗的日子。

親愛的人，你一定在詛咒我沒有寫信給你，你一定以為我已忘了那件事呢。其實你該知道我不是違信的人。那天當我把講義影印後想寄給你，但聽說你已回老家了，我真怕寄了你不能收到，所以就暫時把它擱下了。一擱就擱到今天，突然想到寫信給你，所以把它一起寄了。

那天在學校刊物看到你另一篇散文時，我的心里就泛起了一陣陣的潮，澎湃着心靈的創傷。我不隱瞞自己確曾迷失過寂寞過放蕩過狂歡過，像一個沒有影子的陰魂，痛苦自己不能衝過那些層阻，不能越過那座「繁榮的華城，在城外放遂，傲笑天涯」。

這些日子來日記里有太多的空白，盡是呼不出喚不回無聲的離失。記憶泛濫且深，我已經疲於執筆。我的悔痛是茫茫的街景，風雨淒厲的此刻只有恍惚的顏色。而這沉默的街，自從沒有那溫柔的脚步踱過後，便逐日荒涼。我竟惆悵又無奈地，讓那份永遠秘藏着未曾發掘的快樂像流風一樣浪流，我是不敢獨自去攀登甜蜜的想像中所繁繫的道路了。

人是否應該學會怎樣去忘記？親愛的人，記憶是一種沉重的担子，時常使人無法担负現在和未來。我想起我的岸，已經飄渺不可望了。而我仍舊努力去划向對岸，去採摘纍纍的菓實，不管是何種形式何種色彩，我還是願意得到它，嚐到它的芬香的菓肉。那是一種喜悅呵。

親愛的人，我最大的理想只有走完這段曲折迂迴的長路。我不會羨慕別人到海外深造，就因為這樣所以我不是李文斯敦海鷗般飛翔閃亮在海面上，爲了一個信念而向大海搏鬥的這麼一隻有思想智慧的海鷗。也許你會不高興我這樣說，但我確實的喪失了我昔日的豪情，沒有了氣壯山河的下筆，沒有了娓娓道來的真情，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萎靡，就連喜歡的散文和詩都拯救不了這種悲境。

我寫不盡我心中的感覺，而生命對於我是一首在空中飄揚着沉悵的歌，傾訴着一種悲哀。知否，親愛的人

。

綠島的朝旭敬上
七九年六月卅日

繫不住的飛翔

我們年輕得無知，不知道理想是斑駁古樓上的壁漆，在時間的隙處無聲剝落；像午後炎陽下的煩悶感覺，又若晚時遠方山霧移動的虛虛幻幻。在時間底花葉的綳摺里，在捕捉陽光蝶躑長街的迴流里，在迷迷的風中，我們輕輕把自己遺失。

如何去對你訴說呢？這一季的流離都像寫意的流水，總是沒有牽掛的流，而有誰知道，那是一種赴約的匆匆和喜悅呢。我離開綠島的那個晚上，心情出奇的平靜。不是你沒有送別，更不是你在我離去前有過一些不快樂，並不是這些的，你應該知道。

那時我常對你做錯一些事過後都立即向你道歉，只因為那份感情的存在。你應該不會誤解那些時日，我們的歡笑，都不帶着任何憂傷的聲音。而你我之間的默契，竟叫人以為有那一種感情。那會是真的嗎？我不知道我的感覺是否和你的感覺一樣，但我最後承認我確曾過，那是迷一樣的難捉摸。我知道我們不該有，我們都還年輕着，正是披着甲衣赴沙場的年齡，而彼此心中都充滿對將來的道路的憧憬，抱負及一切一切發自心靈深處對未來的探索。那時我們年輕得無知，不知道理想是斑駁古樓上的壁漆，在時間的隙處無聲剝落；像午後炎陽下的

煩悶感覺，又若晚時遠方山霧移動的虛虛幻幻。在時間底花葉的繚摺里，在捕捉陽光蹣跚長街的迴流里，在迷迷的風中，我們輕輕把自己遺失。

而此刻在八打莽十三區的冷氣辦公室里，我聽到百葉窗外浙瀝下着的雨聲，我沒有去啓開在我身旁的玻璃窗，去探望一幕水簾。心里想着綠島撩人的雨季，總在黃昏時下着黃昏雨。那個時候，總把我欲出門的心情搗碎了，望着雨簾發愁，更埋怨撐傘的滋味，總把兩條褲管給水花濺濕了。那麼無可奈何，我總得在一個異鄉的風雨夜里，踏出門與風雨共存在。而此時你在綠島是否與去年一樣，爲了一切的承担，苦苦地與生活討回一些顏色呢？我知道你是個敢與生活挑戰的那種人，你的作風，你的不顧一切的感情，你的不接受家裡的一點點支助，是一再的證實着你的能力。而親情總繫不住你海闊天空的飛翔，你憧憬着的抱負呵。

三月天的那時刻，我來不及地好好告訴你，我決定離開綠色的小島了。時間總那麼倉促地要我離開，二百多哩的路程總把我折騰得疲倦不堪，以及一些個人以外的事情，使我沒有太多的時間與你細說。記得那個晚上，我把我欲上這兒的事告訴了你，那時我沒去注意你的眼神，我知道自己說得很雀躍，好像一切已經意在必行了。你聲音隱藏着一股哀然地告訴我，倘若有機會的話，你可能也會到我這兒來。這時我才知道你的心情處在極度的不安定中，只有安慰地告訴你，這是有可能的！

過後你還說我羽毛已經豐滿了，可以如海鷗那樣响往着海上的翱翔。但你知道嗎？我的心裡盤桓着的，並不是那翱翔的姿勢，並不是那海上洶湧波濤中激起的美麗浪花，而是對未來跪向生活的跪姿，是否虔誠？或者僅爲了那季繁花盛開的時節，如蜂蝶一樣纏綿於花叢間；凋零以後另尋一處瑰麗的風景。啊我只不過是剛從蛋

殼中走出來的鳥，羽翅尚未豐滿，就期望着飛翔，去探索，去觀望每個角落在清晨的陽光下的動靜。

而此孤獨的夜里，我總懷念的想起小島的陽光，雨季和路兩側綠意盈然的古老樹木，以及我催起喉音的小樓……。

夜這樣深沉着，在一個陌生的異地里。案上，詩人洛夫這樣替我對你說着：

一展翅，宇宙隨之浮升

清晨是一支閃熠的歌

在霧中自然

如果地平線拋起將你繫住

繫住翼呵繫不住飛翔



一盞亮在異地里的路燈

如果大家已忘了，那都不必說，你是一盞亮在異地里孤癡的路燈。

還記得綠島那清朗的陽光嗎？那陽光底下企圖亢立起不屈委身的孤傲影子，那陽光底下年輕的生命，浪跡的身影以及悲哀和歡笑，都還記得麼？

但此時你已是一盞異地里的路燈，在闌珊的夜里，放出你唯有孱弱的光亮，企圖在你的範圍內照出一個圓，一個似乎不能成形的圓。但是，有誰？有誰會在你光影下，重讀那些歲月的過去，有誰來陳述誰動人的過往？如果大家已忘了，那都不必說，你是一盞亮在異地里孤癡的路燈。

誰說你愛浪跡江湖？是了，你愛浪跡江湖，你急着將你自己飄泊，和一些年輕生命的豪情，江河數萬里，都書寫入生命，書寫入胸懷間，讓人去細細閱讀。告訴陽光呵，誰願意聽一聽這一代的聲音，如果那是一條河，在混沌的岸堤，哭泣污濁的身軀，尋找失落的浪語，啊誰人願意聽一聽你的聲音，你漸漸，漸漸傷逝的聲音。

終於，你會深深記取那個異地的清晨里，你在窗外，望着窗外輕輕走過的影子，手里的「歷山手記」，閃

亮如窗外流麗的陽光，陽光底下活躍着你新的生命。對生活新的感覺。那都像另一次愛情，如何愛惜着，對未來抱着小小的企圖。



夜的告白

在孤獨無星無月無風流動的深夜里，我這樣的和自己作了一個決定：黑暗里的世界是人類本來的真正面目。

我每天冒一片夜晚的幕帘踏入濃重的黑里，開始對夜的認識。很多很多和夜相依爲命的事於是活躍起來。一切一切罪惡的手都沾染上了血跡。某日我站在夜央里等待一個約會，一名老者在靜夜的黑幕後說：你是一個罪人……。我驚愕，忙趨前問：爲什麼？老者答：你不該在這樣深的夜里活動……。然後見他跟蹤着老態龍鐘的軀體消失在一片黝黝的黑暗中。我頓悟。於是在孤獨無星無月無風流動的深夜里，我這樣的和自己作了一個決定：黑暗里的世界是人類本來的真正面目。從此我離開這裏的故鄉，遠遠聽見淒涼的狗吠聲在和一些夜里飛行的蝙蝠打着交道，窃窃私語着，在這樣的一個冷冷又冰冰且孤獨的午夜里。

冷夜路

走入這一座城，飄動着的是一城熒熒燈火。我不知道這座城歡迎不歡迎我，但我走進來了，走進來了。

這世界幾時下了一場雨？

走出報館，滿公路濕漉漉。夜有點寒意，沿着這一條路，向我緩緩觸撫過來，觸撫過我的肌膚。

我彷彿從另一個城里走出來，那城里的烽火，那城里的搶劫，那城里的兇殺，那城里的車禍……那遺棄的屍體，那泊泊流出的鮮血，那臉神兇煞的匪徒……世界幾時變了，變得不再可愛？而我們活着，會快樂嗎？

走入這一座城，飄動着的是一城熒熒燈火。我不知道這座城歡迎不歡迎我，但我走進來了，走進來了。遊子城。滿城的遊子，踢着石子走過街心。貼在我眼眸前的這條路，我每天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到達住處，在黯黯的夜里，彷彿沒有盡頭。公路上繁忙着急前來匆匆而去的汽車，用兩盞迸射的車燈，不甘心地兇猛向我擊來，檢閱着我清瘦的身軀，我來不及轉身掩護自己，它已像得逞的侵略者，在我身後呼嘯而去。我像站在繁忙街心的過路者，不知如何去選擇一個空隙，穿越過對面的街；不知道如何去適應熙攘湧來的人潮，粗暴地相碰肩

背而過，忘了你我曾是走過這一條街的行者。

公路兩側的樹，守成一種殉道的姿勢。路旁的燈，像一行行的絕筆，一直寫到路的盡頭。這樣的冷夜里；這一座城，亮着通明的燈。世界這樣忙碌着，不知那一盞盞向我掃射而來的車燈，要照亮那一片土地？是否像我一樣，急急地拾着脚步趕回住處，找一個憩息的地方？太繁忙了，這座城，時間的急促總要你快快競走，不容你踟躕一下，後面趕來的脚步，恐已越過你的眼前。

車衝刺而來呼嘯而去，我的髮，在車流里，跋扈的飄揚而起，微弱的光影中，多像年輕喧張的不屈。趕路趕路，車聲車聲，在我耳際縈繞不去。會有多久？會有多久我才能回到住處？車來車去，我的散髮，飄揚在車流里，飄揚在車流里。

誰知什麼時候，我不必再趕這一段冷夜的路，讓我歇下來，歇下來站在路旁，觀望匆匆走過的行人？

自序

讓我醒來

雲里客

昨夜夢里，給青苔路寫序。我逐步把祝福一點點平均的分給每一個朋友，每一個老人，每一個孤兒，認識與不認識的，快樂和不快樂的。

讓我醒來，我會和你們一樣快樂，陪你們笑一個春天，把日子和你們的笑語風情起來，把快樂把歡笑感染給你，去圍世界的溫暖。

如果醒來，世界是否依然如斯人情冷暖，是否依然如斯孤標傲世？誰願意告訴我？我願意聽。我願意聽。

山上的女孩

如果天哦是綠色的，我多願是一片綠色的雲彩，為大自然相思。

綠色和落葉是我唯一的朋友，日子里是一組組的綠色串成。我不知道日子里是否滲雜一種讓人掉淚的色彩，也不想知道。倘若某天早晨，山林飄着雨霧擁着濕氣，濕漉漉，冷淒淒。別驚訝我如此衰老，也別替我難過。十八，吊兒郎當，沒有快樂，什麼也沒有，即使纏人的感情，也讓它死了。

其實我是應該很清楚，可是我却強逼自己沒有感情沒有笑聲沒有快樂不快樂的懵懂，真的越來越浪不起來，日子裡沒有 Saturday 也沒有 Sunday 代替星期一是片無言。如果天哦是綠色的，我多願意是一片綠色的雲彩，為大自然相思。樹樹皆秀色，葉葉盡相思。獨坐一片山色葱葱，看綠從露水中隱現，像杯里的檸檬片在盪漾，感激沖激心靈，哦！那清涼的綠，那飄遠的雲！

亂神經的有一晚，在午夜燈影里塗許多關於風的日記。七手八腳的從玻璃墊下找來了幾片枯葉的小書籤，用尼龍線掛上靠的那一扇窗，看夕陽伴黃昏，然後坐在窗前固執的等淡淡的暮色從窗外搖曳進來，驅走小房子里雙重的冷意，其實這樣做真怕是傻氣死了。也許就傻氣得多了，真嘢就有一晚，我夢見了山谷里傳來陣陣美

麗的聲音，彩色山蝴蝶，紅白褐相間。山坳里的青蛙，香蕉葉叢下小野鷄。啊！不是！是小田鷄啦！嘩！我從來就沒看過這麼多的小鳥穿着不同的衣裳，擁緊山風飛踏着晨曦的燦爛，啾啾的叫媽媽喚爸爸的吵醒我。唉！可樂歪我了！那麼多的蝴蝶、小鳥、青蛙，都快變成山上的動物園了。也許我就是這哈兒的獨處，喜歡這哈兒做傻夢，這樣倒不錯，自己小天地里不需要戴虛偽的面具，多好！

以前班里的同學說我是火星入，行動怪怪說話亂亂，我是這樣的不在意，即使別人接受不了，也使別人嚷我是怪人。別人的十八都乘興作浪的談 Disco colour，談服裝，真不好玩！無論怎樣，我也只是這樣的笑，這樣的捕捉教室外的綠蔭。有時作反起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神遊其中。操場的小毛雨最可愛，好像在晨早露水盈然里，喜歡那種不刺眼的綠，去分享小小的滿足，屬於我們共串的夢。唉唉！我實在不應該說唸書是不美麗的，可是却想念起教室外的青色山脈，從這里遙遙的望過去，隔了一大段距離，可是我看到一大片孤立又倔強的綠，像流浪人尋覓生命里的一點點綴，一點雨露。

好奇怪，真想不通，在想我真不算是現實派的人，他們說我灑脫。多羞！上課看窗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灑脫？怎會呢？我只能說是屬於綠，屬於山，屬於那一場柔柔的山風。怎會是這樣呢？有時禁不住大罵自己一頓，真莫名其妙！

童年和外婆住在山上，我喜歡山野茅屋小草小樹小溪，我把它們當成好好的朋友，對他們總有一份莫名的感情。忘了那一天，下了一場小雨，回望一片濃蔭，葉子篩着雨點跌落頸上，涼涼的，一搖頭就在手背在開了一條小溪流。雨後，一棵棵的野菰在爛樹桐里冒着小頭，遠遠望去像一把把張開的小傘。那一刻，你明白我的感

覺，是心折是感激，讓我掉淚讓我回味。

好遺憾，這麼大了還不知道什麼是快樂。一早就和自己過意不去，賭氣的看老師在講台上一張一合的嘴巴，算老師是不是有多少根白髮，在想，好長的一堂節噢！以前阿米說這樣壓制自己，有天會鬧出事情來。我對他嚷，別理我，你管你的書吧！我管我的綠色！阿米好幸福，他是那種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小瓜。老羨慕他，嘴里老掛着爸爸媽咪的，真的有自己的爸爸媽媽真快樂。

日子。日子真是耐人尋味的墮落，也遠離了「假假」的朋友，過慣了獨行俠的生活，寂寞歸寂寞，我還是玩我的，差不了什麼「壞事」都做盡。有時就躲在山上不見人，小時候阿婆說：「頑皮！又跑去那里來啦！」真真的，我挺喜歡小野的那份寧謐。即使一場小雨，也叫我跳躍萬分，畢竟小雨帶來的親切是美的是無拘束。在山上最好了，你知道的。我可以靜靜的想，發洩起來就唱歌仔就大吼大叫，和小樹小河小葉哦胡說八道也不會有人罵你神經病。

坐在樹下擁緊一份感受，小鳥在樹梢唱歌，樹隙中的藍天白雲溫溫柔柔，靜聽山風撲鼻的一種浪漫，於是我悄悄小睡，夢里有小草小溪有落葉爲伴，夢里亦有童年無邪的小虎牙與阿婆偉大的愛。

醒來，小草在你身旁看你微笑喲！從八九月里，在黃昏也許點點滴滴下場小雨，那最愜意了！我總愛捲起褲管坐在圓卵石上，看細雨從半空茫茫的飄下，跌落水里，漣漪一圈圈的盪開又慢慢的復合，擊傷的陰影可能再復合嗎？我不知道。我轉身拾幾片落葉塗滿了幾百個問號，放在溪里流去流去！這也許是最好的答案，我想。

以前還小不知道落雨怎會有山霧的，現在知道了，原來霧還沒散盡，小雨就急急忙忙的來啦！看上去一片白茫茫，真的很好玩！「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我的生命依然一無所有，依然黯然，即使在這麼多年後的今天。（於是我企圖的以爲讓我再活一次，我願意找一片綠，靜靜的過自己的日子。）我不貪心，生命不在長，只在乎屬於自己，快樂。不爲別人的眼睛下而活，不爲迎合別人的喜歡而犧牲自己，不爲使到別人不失望，而幫助別人却得到別人的不諒解，不爲學費的着落而廉價的把日子都賣出去，不爲別人施捨的同情，也許我會活得有一點點，也快樂一點點。很糟是嗎？山林依舊，而山上的女孩却固執的守着山谷的百合，守着一季別人遺忘的綠。

雨和山霧，給我靈馨

綠色和迷濛，送我寄托

藍色和白色了解我

下雨了，穿一季白色和靈彩

像隻彩蝶到處飄忽

別罵我不自愛

別罵我無病呻吟

我只是一片孤雲

永沒停止的時候

流浪人浪記

一個三輪車夫赤着背在詛咒：唉！這年頭，什麼死鬼陽光，不知幾多熱！

(一) 不是過年的過年

（一個時候。驀然燃根蠟燭，昏黃的燭光抑着小風。輕輕的說：過別人剩下的新年。好嗎？）

小時候，羨慕別人過那種美美的新年。拿大大的紅包，吃好吃的東西。讓親情的喜悅重重，重重。在那樣一個日子里，影子重重疊疊，想自己不是過年的過年，吊吊的跑去山上，沒有大大的紅包，沒有多多的笑聲。很抱歉！只有滿山綠綠的濃蔭，深深幽幽。很靜！很靜。其實也沒什麼，沒有感覺的感覺。

回頭找個紅布袋，自己放下兩個小小的五分。算小小心意，祝雲里客快樂！快樂！

(二) 不愛陽光

午後從 Junior 出來。辣辣的陽光晒在手臂上，不舒服極了。一個三輪車夫赤着背在詛咒：唉！這年頭，

什麼死鬼陽光，不知幾多熱！

有時很任性的不喜歡陽光。其實那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還是那麼任性的埋怨陽光遮住了遠眺的視線。晒死路旁可憐的小草哦！你知道你知道嗎？小草是經不起熱熱陽光的照晒。所以有陽光的午後，一直，我只能低着頭，看腳尖說，不再揚帆，不再想畢業後做高高的工作，深藏不露。

寧願。讓晨曉的鐘聲長長的敲起。清涼涼的晨風搖醒稻兒。作幾個本飛機的泡泡夢，坐下來，等一列車。載一些夢想，在雲里，在心里。

因此，別怪我不喜歡陽光。

因為雨停了，而陽光不停。

(三) 不上課的日子

(不上學堂的日子，去流浪。想你讓日子過得洒洒，不作小丑，不找假假的朋友。也寧願！)

下雨和不下雨的時候，冬眠。蓄意的泡植物園，不為什麼。因為那兒有猴子爸爸，猴子媽媽。有多多的愛，有濃濃的親情。好想好想借一些回去，給哥哥呵！一個親親切切的笑笑。不再流浪，不再流浪。我想。

(別介意！朋友，我已經很累了。)

(四) 當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

幾個胡說八道的朋友寄了卡片來說，當我死去的時候，寄十粒的塑膠蘋果給我。唉！算啦算啦 生前的不快樂，死後何必廉價的補償一些深深的創傷！

當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

請別爲我唱悲傷的歌，

我墳上不必加插薔薇。

更無須濃蔭的柏樹，（徐志摩「歌」）
（何必？何必呢？）



撕碎的陽光

日子的奔放，是一種負也是一種累。

日子的奔放，是一種負也是一種累。

傍晚醒來。路上飄着小雨，是那種放浪不羈的洒着。

就像某個星期天。安安靜靜的藏進植物園，看青青的草原，吹浪浪的風，那麼小小的無奈和寂寞。卡卡說我安于平凡，哈！

深夜。

小小的路燈，孤獨的拉了長長的陰影。那夜，卡卡送我回家，走同樣的路，同樣的死巷。心境的寒寒，算是一種激情。

卡卡說活得像躲在死巷的螞蟻。

每天的黃昏，是一杯 Wisky 滲冰，一枝煙迷迷的渡過。曾經，Don't tell me Good-night 清清淡淡的飄滿一室；今夜該是無眠夜。



卡卡知道的。是嗎？是嗎？

日子也如斯失眠黯淡中過去。

小小雨絲的飄逝，曾叫我驚愕一夜。好多樹上的葉子飄零了一個雨夜。但願！今兒是瘋瘋的笑聲，是浪浪感情的流盪。就像卡卡說的瘋瘋浪浪也該是一種好好玩的掩飾。誰說不是呢？

記憶里的午後，路旁的溝渠泛着惡臭。一個瘦瘦小小的乞丐穿着「漏漏」的破褲，一絲絲殘踏黃昏的餘輝。像刻意撕碎會屬於他的陽光。一片片，撒滿一地，是碎的。

剛剛才說呵！烈日當空，現在已是暮色重重。淋着暮色回去，空氣冷冷。走進窗內的日子，答案是：陽光的背影。

不美麗。

不是洒脫。

碎碎的陽光，

寂寞極了。

生命走廊

一次的痴，一次的顛醉。有人說是生命走廊，有人說是瘋子。你說你說呢？

接受不接受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唱了那麼一篇又一篇的落寞後還是那麼單調的走自己的路。

那天庶激動的說要活一個完美的人生，然後唱一首美美的歌。聽後只是一抹苦笑。

想想。幾個世紀都過去了，還是那麼關進斗室作一圈圈煙霧夢。你說。落寞悲觀都好，都不記得爲什麼笑，爲什麼說話。告訴你明天我會是浪子你相信嗎？也許你在那「的士夠格」過醉醉的夢。

我只是消失在牆後的背影。

好久以前好迷戀那回夜晚的聚會。在海邊升一堆火。聽一回浪花又浪花的高潮。靜靜的想自己。也無須那麼虛僞哈哈的抖落一連串的笑聲，講自己也不知道說過什麼的話。

那次。洒脫的走過一個生命的輪廓。聽寒谷唱那首「我找到了自己」的那股愴然。忽然覺得仍然走那條長的路。攀爬那份自以爲是的「自我」。

也許！這就是生命。無聊時撥盡了夜曾流下來的浪漫頭緒，而撫摸着指上的塵埃。而那一次的疲倦只是乘

過了時日的半白。

一次的痴，一次的顛醉。有人說是生命走廊，有人說是瘋子，你說你說呢？



漏雨的雨樓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女孩子都像我那樣癡癡傻傻的，作多多乖女眼中接受不了的瘋事。他們說我缺了一根筋，我笑笑。

想那次夜晚，山邊落了大大的雨。山里白白濛濛。忽然神經起來，找了麒、阿米、卡卡還有「阿牛大叔」拿了電筒，冒着雨爬那條黑黑濕濕有樹膠林的小路，去阿米教會朋友的雨樓發神經。

那晚。

不知爲什麼落了好大好大的雨。雨水一滴一滴的滲進雨樓，一片冷冷濕濕。

後來阿麒不知去那里找來了好多沙丁魚的空罐，放在漏雨的角落，讓滴滴答答的雨點漏下。「阿牛大叔」真不賴！他那個牛仔舞滿場飛，我們扮鬼臉，相視大笑。這陣子，很多傻傻的事情一下子無法挽留起來。

至到一個夜晚，雨樓不再落雨。本來習慣雨點滴滴答答的漏在空罐上，一下子沒有了。真受不了！瘋起來，一窩兒爬下山去看別人 Let's go Disco，不過我們從不跳。

幾個嬉痞士，大眼瞪小眼。天！幾個小傻蛋，穿同樣的牛仔褲，喝 Carlsberg。還以爲我們是「同類」，那句 May I have this dance? 好笑死啦！真是出盡洋相！

就像某一個深夜，露水瀰漫了樓台。一陣山風吹來，洒在架上的十多串風鈴都浪漫起來。後山的芭蕉樹間

穰穰的搖了一夜。

Lobo 低低沉沉的歌聲慢慢的飄進來，How can I tell I don't miss you!纖纖細細的蒼涼，這感覺很好。後來卡卡說只有咱們才能接受我們自己。

甩甩頭，看到卡卡的積克在風中飄飄抖動，心靈是一陣震驚。當初認識卡卡時何嘗不是怪怪瘋瘋。現在一下子以前的瘋瘋都瀟灑不起來。

開始奇怪我們戴的面具會不會是一種錯誤？也許那刻才真真感覺到生命與自然界的意義。才了解生命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在與自然界融合的當兒，才感覺生命的火花已傳遍了整個細胞，活着才是有意義的。

雨樓的片片，那十多串的風鈴夾着風嘯聲。「阿牛大叔」的傻勁；雨樓小築星星點點。閉上眼，想那次雨後在山後的農地，阿米摘了一大把「樹子菜」。夕陽遠遠投在阿米的牛仔褲上，彷彿阿米在微笑……想雨後在後山的橡樹林里；在凹陷泥地的積水里，赤着小腳在放小紙船，載滿泡泡的美夢，咬着狗尾草喊媽媽的情景……

想那次我們唱的閃亮的日子。妳記得嗎？你記得嗎？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的唱

你慢慢的和

是否你還記得

過去的夢想

那充滿希望

燦爛的歲月

你我爲了理想

歷盡了艱苦

我們曾經哭泣

也曾共同歡笑

但願你會記得

永遠的記得

我們曾經擁有

閃亮的日子……

閉上眼，讓鹹鹹的淚水熱熱的流下……。



自序

答案

劉玉蓮

一條滑溜溜的青苔路，你究竟走不走得上去？你會不會走至半路時又滑跌下來？

只有跌過的人才知道青苔路的難行；是苦中帶樂、樂中帶苦。以前對這一條路藏有許多夢幻，後來認清這原來是一條青苔路；許多夢幻就像泡沫般一戳即破，也消失得無影無踪。能夠腳踏實地走是最平穩的；縱然是青苔路也好，或許一段短短的青苔路之後就是康莊大道，誰知道呢？

像我這等年齡

一隻思想智慧的海鷗，我迷信着這樣的機會。

我是真的很不長進的。我有一整個空閒的下午，却懶得不願去做些甚麼。忙時就常將許多事情攔着，總是想等某日空閒的日子好好來整理。而悠閒時却是懶懶散散的這副鬼樣子。我常說自己是扼殺時間的劊子手。而事實的確這樣。

十七晚在邦咯島，烤肉會過後，一直固執着不睡，和兩位老師談話到天亮。我憶及吳老師說以前爲了一位生物系的女孩而差點發瘋的事，使我對他產生了憐憫與同情。那夜我一直守着，想看紅紅的太陽昇上。後來天慢慢地亮開了，沒有漂漂亮亮的日出，我爲了這件事一直不高興。次午過海，看見幾隻小小的白鷗，在陽光照耀下閃亮在海面上。我想起李文斯敦海鷗，也許它是這其中的一隻？我深知其實很難尋着這麼一隻有「思想智慧的鷗」但我還是迷信着一個機會。回來時的那一個下午，發覺自己竟然輕輕地病了，折磨不死我，自然沒甚麼好掛齒的。所以我還是很洋洋得意。

我常常考試不及格，這實在不是謙虛的說法。對於分數，我們常說：麻木了。紅字分數再也不能引起如首

次見到時的那種驚心觸目的感覺。課後還特意將笑聲大大的震盪整間食堂。或許如果是星期日，還大步地把聲音散滿市集場，去評長論短，惹一場開心。像我們這等年齡，還虧得起這樣的資本。

我原本對明天有無限好感。快步地踏在公路上也是一種奔放。何況風再起。路旁有一片白茸茸的蘆葦。倒還真能叫你陶醉于醇醇花香及一片青草綠。有日我到朋友家去，回家時發現天空竟然在飄着細細雨，後來逐漸變成大雨點洒下。回到家時我頭髮已成條條濕面干。夜來頭痛傷風了一整個星期。這件事我一直存在心里，想自己本就不該去迷信陰涼的美。還是讓它綻開個太陽，陽光溫溫地照在肌膚上，叫人感覺存在的真實感。

何當共翦西窗燭

「君問歸明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我一直這樣子感覺：如果我是雲，你必須是整個天空。你是唯一可以整份明白我的人。這樣子說大概不會過份。你當然應該記得那一個只有這麼一團小小燈光的夜晚，你跟我說你的童年往事，許多秘密都不經意的抖落出來。我了解你的每一句說話。我們像是認識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不必掩飾也無需任何形式；好好壞壞，彼此心與心自然都會明白，不必多說。此後的每一日子都是像找到了根那樣地安穩。我知道一切有你。盡管是到了今天這樣的逆境，我依然不後悔在那個小小的風夜里，我親自把雙手交給你。祈盼的是一份相知與容忍你應知道。

你把我從森林里帶出來，讓我去接受這廣大的世界。我知道我接受下一份喜悅，也是一份重大的考驗。有陽光的溫馨，也必定有風沙的痛刺。我曾無數次的差點站不起來。你明白我這種容易向逆境妥協的個性，你每無言，而懾人的眼神却總是叫我一次又一次地自責：不該再傷害你。呵，是的，別人可以不了解你誤會你，我怎麼能？讓你心痛的以爲這女孩又要再次的受不住壓力而負你而去。

近來的日子是一連串的陰霾。不是好天氣，當然，你離去後，我還一直掛心着放不下。爲了避開人家敏感的眼，你帶着病後日漸消瘦的身子遠去，但是外頭人家還是有話說。管它，還管它這麼多呢！時間是一面鏡，照得出你也自然照得出我。你叫我等你，我點頭叫你放心出去。你知道我自然會。日子一到，我們必然會在某一個站相見。我說過我們是兩顆歷盡滄桑的蒼老的心，緊挨在一起，圖個依靠。我一直感覺我是個飄泊江湖的浪人，需要一個讓我躺下來休息的溫柔的家。你知道我已倦，不能再走：你願不願意遞來一張舒適的安樂椅？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夜夜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等待的日子總是特別長而且難挨。想必你也知道我這一份對你執着不悟的愛情。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們這份感情却變質了，我是絕對的不留你一聲。我說過我不是個希望用愛情來縛住你自由的人。你該記得比利。祖的「Just the way you are」那首歌一直是我心中想要對你說的意思。「我不會在這樣煩困的時刻離開你／我已取走美好的時刻，我也將必定取下這樣惡劣的時間。」我一直叫你要信任我，正如我信任你一樣。你走後，從此一南一北，我們不必心存懷疑的來折磨自己。你可明白？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與我談得了心，也不是每一處每一個家都是能讓我停泊的港灣。除你除你，誰是我心中雨點來臨時遮水的荷葉？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何當共翦西窗燭。何時，何時呢？呵，日子一過，什麼都必將老去，只有你是一份永恆的長青，旋繞在我心中不斷不絕。

心箋

你以前說過來小鎮時一定要把靈感帶來，不知這幾日來你究竟獵取了多少？

那天你輕盈地從首都飄到這小鎮來。你以前說過你一定會來這小鎮，好讓我表現表現一下的；于是你現在就像那麼一陣龍捲風一樣呼呼嘯嘯地來了。

你說你要在這兒住上三兩天，噢，我小舍怎迎接得下你這位遠方的大賓客？我差一點就要慌了；不過，我是真的高興，這不是瞎說，你知道。

和你走過小鎮的橋河，你說你好喜歡，唔，喜歡。和你在街燈下踏過長長的街，你說這樣的夜好痛快，踏到路中間，也不怕有汽車來撞。你告訴我在首都，大的可以欺負小的，就連在交通上亦如此。我笑笑踏得更起勁，首都都是首都，小鎮是小鎮，我在心中告訴你。

你說小鎮的黃昏是美的，一抹紅霞嵌在藍天邊，屋後的一芭橡樹的樹葉像再稍爲一伸就可以碰到紅霞了，幾隻雙剪燕穿梭在紅霞與綠葉之間，你說這樣的黃昏，在首都里幾乎就看不到；還有橡樹，你說你七四年離開了農莊，停了一個工業地區上，要不是在自己家門前種有一棵的鳳凰樹，差點連樹的形象都要忘掉了，更別說

是橡樹了。

那一天陪你踱進膠園，你說這裡的膠園很有「秋意」。那時候正是落葉時季，大半數的葉都掉盡了，在地上堆起一層厚厚的落葉氈，一些仍粘在枝上的，都已滄桑得像經過幾許的辛酸，你不知，風兒一來它們都要隨風去了，也驕傲不了多少時候。後來忽然心血來潮，我向一家割膠人借來了一把膠刀，示範給你看（其實是假的啦，我也沒真割進去，我只懂得其方法，若要我真的割起來，倒真要慌了手脚。你知道，我愧爲一名膠園的兒女。）

白天時，你在我店里幫忙，再不然就是一個人躲在斗室里看書，我依然忙我自己的；媽說你不像個客人，看看，倒真有點不像。高興時，自己一個人踏了腳車滿芭跑，每次回來臉總是紅冬冬的，你以前說過來小鎮時一定要把靈感帶來，不知這幾日來你究竟獵取了多少？

晚上時我閒空了，你告訴我關於工業地區上的事，我則告訴你許多小鎮的故事。時間是在蛙鳴蟲鳴聲中溜掉。

三天的日子就是那麼快，整理行李的時候，我問你，你這幾日來得到了多少？你說你得到好多。我知道你會說這一句話，因爲你是屬於鄉村一類的；我想。

渭城朝雨滄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送你去車站時，那麼自然而然的吟起這一首詩來。問你幾時重來小鎮，你啞然了一會兒，然後你說：「看吧，要來時我就會像一陣龍捲風那樣匆匆地來了。」我知道你不會，你放不下你認爲是最神聖的工作。

送你搭上了巴士，我一點也不覺得難過，因為你告訴過我，「沒有分別的痛苦，何來相聚的歡暢？」我一直相信這一句話。

幾時你再來，我仍舊要陪你走橋河，踏長街，踱膠園，依然要告訴你許多鎮的故事。望着藍藍的天，那一陣車後的滾滾塵煙，我給你寄上無數的祝福，還有小鎮。



四年

什麼都已成過去，我也只能為你寫一段最後的文字，憑弔失去的四年。

有很多事情，我不想，也不願去解釋。我苦苦的費心的去說明白它，人家了解或不了解又能怎樣。怎樣天大的解決總在于我們。

我時常把自己喻爲一抹雲。也許並不十分恰當，不過並不要緊。這抹雲，你可曾企圖抓緊？你抓得住嗎？雲本身其實就給了你一個很好的解釋。

我曾經消化了你無限的關懷與溫暖。這些容後回憶，也不致空白。我們曾經共有的時間：以前和現在的都說過了。以後的說不說都無妨。所以也沒甚麼好掛念的了。有人寫過：「不知道妳的身影在那一棵樹背後消失／像一尾帶鱗的魚溜進水聲里／總不知是那個失神的縫溜去。」沒有人會比我更清楚自己。我是一個沒有心的人，冷冷的感覺不出甚麼。所以你亦無需去珍惜曾經的甚麼。甚麼都已過去。

驀然迴首，四年守望頓化一股流烟，剎那間乾乾淨淨的都沒了影跡。我自然是好好的，你知道我很少爲了甚麼而改變自己。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誰人要說我孤立都由得他。

今後，少盼幾個電話，幾封箋，幾許關懷；你也減少一份擔憂及期待。是不是都扯平了？是不是你說。我們曾是一度相逢的山水，分一些你的青春我的年華。誰也不欠誰的，我們來我們去。四年守望，或許也願意讓這流烟流過你的眼，撐滿你一船的記憶。你若不願，也無相干。

什麼都已成過去。我也只能爲你寫一段最後的文字，憑弔失去的四年。



趕路人

背着一個生命的包袱趕着我們的路，誰沒有志願理想？

有個清晨，一改往常的習慣，走着另一條路去上班。轉進小巷時，看見兩個老印人，一男一女，在一旁賣糕。默默的在搓着麵粉，默默的在賣，沒有渴求的眼神，也不去注意過路人的匆匆行色。第二個早晨我再走過，他們仍是一樣的臉色，一樣的神情；不會見他們向買糕人笑一笑，問一問好。第三個早晨我再一次走過，他們仍舊是默默在做，默默的在賣。又，每一回從吡叻百貨公司轉個彎出來，走過天橋，總會看見一個蒼蒼白髮，衣着破舊的老婦人在一旁賣黃梨；很用心且慢慢的用刀子一下一下削去黃梨皮，然後再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放在一旁賣。那麼多的車輛駛過了，那麼多的人走過了，不見她抬頭望一望周圍的景色，彷彿在她眼中只有黃梨，不盡的黃梨。

有晚七時許路過加森地區，偶然間的看到有兩個賣身女人在拉客；又見到一些好手好腳，却伸手向你要錢的。華麗莊嚴的外表裝着許多的醜惡；那個城，不是這樣？

這是人生。

「你可知道你將前往何處？」

你可喜歡這生命中所呈現給你的一切？」

背着一個生命的包袱趕着我們的路，誰沒有志願理想？但生命畢竟不能叫我們個個都如願以償。生活是一條無形的鞭策，冥冥中在督促我們趕路，但無奈的脚步聲總忍不住要叫自己問：如此披星戴月，趕着的是條什麼路呵？前程。前程像顆閃亮的星，似遠似近的掛在前頭，永遠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的距離。

每回走在鬧市中心，走在擁擠的人群里，我就不停的問自己：我要去那里？我該去那里？來路呢？去路呢？七彩的虹燈總叫我有迷失自己的感覺。

往往走至一個地方時，以為可以駐留下來；但不安于現狀是我的天性，所以我只能再次出發。一路走不停探索，再走，總會有路的。理想掛在前頭，怎樣艱難，總是要走下去的。

自序

血紅的記憶

藍天蠍

——（走在這條青苔路上，大哥無時無刻不在激發我：走下去，走下去——

昨夜，我又夢見大哥了。緊握他冰涼的手，心河飄流過一股悸動，緩緩輕輕，久久不能自己。醒來，淚濕衣衫。

大哥的含恨而逝，多年來一直刻骨銘心的在我腦海里閃爍成一則血紅的記憶。而我始終未能表示一些什麼，除了淚水以外。與友人出版合集或許不能替生命印證任何光輝。但是，我是多麼渴望能留住這一份手足之情，在我廿歲的驛站駐成一盞長明的燈，永恒的照我走出迷失呵。

（八〇。五。六）

山青水綠

不是麼？我尚山青，本就不該將日子駐守在窄窄的感情圈子里。應當知道，陽光總是流竄在圈子以外的。

走在柏油路上，踩着碎碎的小石。讓陽光輕輕洒在我黑黑的髮。微風吹來，我散髮的背後也寫着無限美好的青春。也許我什麼都比不上人家，也許我一無是處，可是風客說過：你尚水綠，還可跋涉千山與萬水踏遍天涯與海角，有雨水和陽光的地方你都能去。你瞧，年輕就是這麼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不過有時候我也會活得很不快活，像昨天小女孩從七哩外飄來了一封短短的信箋，就叫我失魂落魄了一整天。何必呢？其實啊，賭輸了一次感情也太不必跟自己的一顆小小心過意不去。劉吉源不是說過嗎？哀歌是水綠少年不該咏唱的。然後我又釋然了，而且肯定以後再也不會委曲自己為小女孩深夜伏案，寫長長的信箋了。不是麼？我尚山青，本就不該將日子駐守在窄窄的感情圈子里。應當知道，陽光總是流竄在圈子以外的。

後來我狠狠告訴自己：風雨以外，要記得還有美麗的陽光在等待着我，所以我理應傲然抬首，去採擷一把陽光給她看，讓她看看我的年青，是多麼耀眼的燦爛。

生日快樂

廿年來從未重視過任何一個生日。沒想到這一聲平淡無奇的祝福竟也會令我平靜已久的心湖掀起偌斯大的波濤。

我真不願回首看風，看風蹂躪過我黑黑的髮，露出一臉的奸詐與睥視，揚長而去。所以我祇好孤獨起自己，躑躅在熙來攘往的街市中心，回味日前妳從七哩外飄來的祝福。

妳在信里告訴我妳的喜悅，妳的自卑，還有許許多的甜甜與蜜蜜，最後妳祝我「生日快樂」。我的心頓時化作鷗翔。廿年來從未重視過任何一個生日。沒想到這一聲平淡無奇的祝福竟也會令我平靜已久的心湖掀起偌斯大的波濤。（毋怪今晨當陽光及時刺醒睡意，我就一骨碌由床上躍起，推開窗口，讓陽光輕柔塞滿斗室里每一個角落，往日的陰霾都掃到厚厚的雲層後面。我就知道這是一個美麗的陽光天。）

然後我也祝福自己：「生日快樂！」

焚給國安

午夜路邊的侃侃深談，興致濃濃的街邊浪蕩，月光星光下，電單車的風馳電掣。一切的一切，都沉甸甸的鎖進記憶，把一顆小小的心壓搾得隱隱作痛。

第二次走進殮屍房，是爲了跟你見上最後一面。朋友，怎麼你把眼睛緊閉？難道是你駭怕睜眼再見到塵俗的烏煙瘴氣？抑或是你不忍目睹親朋友好的愁顏？不然，你爲何祇是靜靜的躺着，躺着，不出一聲呢？

漢南，松喜，亞倫，阿白，大賜，阿B，大家全來了，你可知？大家紅着眼圈，噙住淚，默默的盯住你瞧，要把你清楚的輪廓狠狠的擠入記憶，好讓多年後的我們不會輕易把你忘記。爲什麼，爲什麼你却依舊無動於衷？無言的睡在那兒，像一座化石。我們來了，你知道嗎？不過，也不怪你，大家都瞭解你心知肚明口不開。多年來的相處，那一份誠摯的友情早就悄悄嵌入彼此的心靈。午夜路邊的侃侃深談，興致濃濃的街邊浪蕩，月光星光下，電單車的風馳電掣。一切的一切，都沉甸甸的鎖進記憶，把一顆小小的心壓搾得隱隱作痛。（而悲傷的日子還正長。）

一行三十多輛的電單車浩浩蕩蕩的送你上山。一路上大家都搶住靠近靈車，希望能讓靈柩內的你更覺有一

份安穩。流露出那一份濃得化不開的真情。看在眼里，不禁教我這顆心更有所感觸的酸溜溜，眼淚幾欲奪眶而出。

有人說：當你思念一個死去的人，他會在窗櫺外偷偷飲泣，偷偷望着你。若古老的傳言無訛，朋友，在明年的今日相信你早已將淚水流乾了。

一條粗粗長長肥肥的麻繩把你垂進一個八乘三的洞穴，今後那里就是你的家了，朋友。亞倫說：閒空的時候，必定忘不了到你墳前上一柱香，伴你渡過晨昏。設若我們來了，你肯不肯輕輕掀一掀眼簾，看一看你久違了的老友？

安息吧，朋友。此後陰陽兩隔，就讓思念在午夜夢迴泛成波濤，泣成血河吧！
掬一把土，洒向你……………。

（後記：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好友尤國安不幸因工作發生意外，慘遭剷泥機壓斃。噩訊傳來，圈圈里的友好莫不感傷心悲痛。故誌此文以緬懷那一段有陽光的日子。）

碎花集

日子的堆砌再美也祇是屬於鏡花水月的一種，終會隨着流水年華飄逝而去。

之一：滿足

最欣賞那些一拾起筆就能把文字流得抒暢的人。所以自己偶而也塗塗寫寫，洋洋洒洒地將滿滿的黑字揮舞在空格上，然後傻傻的望着白紙黑字發半天呆，陶醉一番自我——原來有時候美麗的幼稚竟也會在小小的心靈嵌入一份滿足。

之二：洒脫

有時候情逝的那絲餘苦在回味時是一種極大的滿足，感情上的享受。所以不要說你情多，也不要怨我情薄，我祇是在享受着青春的浪漫。

之三：人生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內心有多少感受也絕不讓眉頭輕輕的皺一皺。也許是我自認爲已把人生看得透澈，所以我想給你一個忠告：既使你將心中的淚流盡，也休想會有誰爲你傷一下小小的心。更可能在你一蹶不振的時刻，他們還會在你頭上踹上一腳，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人們爲了飛黃騰達，就不得不從你頭上踩過去。

之四：不是傀儡

我揮筆，是爲了想將生命的歷程寫成記憶，一方面是想讓稿件的刊登在心湖泛成層層波濤，顯示自己年輕的心仍在跳動，不是傀儡。

之五：苦戀

很早我就想給妳塗一封絕函，托付行雲流水去告訴妳我的日子里若缺少妳的音容也是一樣的洒脫無愁。更何況妳的來鴻也祇是不願傷害我一顆小小的心而化枯木讓我隨波逐流。讓我有一種感覺：日子的堆砌再美也祇是屬於鏡花水月的一種，終會隨着流水年華飄逝而去。

然後我從纏綿中一驚而醒，寫下了拒妳情拂妳意的絕函。可是流放的風不來，我祇好苦苦守着這一朵鏡花，長久悲戚。

流離調

若說命運是一陣風，那你我不幸正是蒲公英。千百年前就註定將流浪寫在風里，歌出無奈。

若說命運是一陣風，那你我不幸正是蒲公英。千百年前就註定將流浪寫在風里，歌出無奈。縱然如此，也千萬別讓你年輕的心境隨着離別的音符，起落上下，墜化成塵。該知你尙山青我尙水綠，而生命是一程程待走的路，感情再沉再重，亦祇能扮演「絆腳石」的角色，總不能讓它阻礙行程吧。所以我始終搞不清楚「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的背後藏着的是一份怎樣的感情？那揮手，又是如何詮釋着傷感？也許，是你我太多情了。那不好，知道嗎？

別後期望你能穩重如那山，風再頑強，也牽不動你一縷髮絲。
算是我的祝福。

一夜山居

心共心

我們在深深的夜里歌盡抖盡

滿心的滄茫

友情之火燃燒着

赤紅的心

你說

愁字怎麼寫

（那個美麗的夜晚，新專二的同學爲了迎迓我們這一批新生的到來，而特地在升旗山的橫光學院舉行了一個「迎新會」。那夜，是一個美麗且神奇的夜晚，是生命里的一撮陽光。於是我提筆寫下了這一段生命里的美好，並希望能捉住這一撮陽光，駐爲永恆。）

上山的時候，夜尚年輕。千帆就提議說要去看夜景。於是，趁着大家的遊戲還未開始，亞摩，千帆，宜光和我便踏上那條窄窄長長曲折的紅橋。穿過小亭來到覽車站。俯瞰山脚，是一片萬家燈火，遠山滄茫。燈光把



夜譜成了一個璀璨美麗的神說故事。亞摩說：山是一座影子，在夜里。我這才驀然驚覺，起伏的山巒在夜里靜觀起來竟祇是一座朦朧的影子，悄然佇立，一任無主的風魂在四週流竄。

夜開始成長時，我們才依依不捨的回到小屋去。這時遊戲已經開始了。符桂珠展開圓潤的歌喉唱起「迎春花」，爲小屋帶來了春的氣息，也串起了一道年輕的音符，輕輕洋溢迴蕩在每個人的心湖，久久不散。建拔的妙語如珠，是當晚大家歡笑的泉源。緊湊且滑稽的遊戲，叫我們把笑聲抖落在冷冷的風中，一陣又一陣，把夜都笑得浪漫了起來。

休息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的溜到紅橋的小亭上。撥着六弦琴，和着笑聲我們談詩唱曲聊心聲，天南地北。忘了是誰笑把小亭取名「紅樓」。夜深時，我們都有點倦意，於是靠着欄杆我們說要做個完完美美的「紅樓夢」。夢里不再有賈寶玉和林黛玉，夢里不再是悲劇。我們還年輕，就是做夢也要美麗。（更何況是如斯恆美的一夜山居。）

燃起煙，我們模糊了夜色，引來了霧，寒濕濕的涉過。我們身處霧中。那夜，韻兒做了「外婆」。朝旭和建拔對起妙詩來叫我們捧腹不已。雲里客的口頭禪「很好玩」也被建拔模仿得維妙維肖，於是那夜就什麼都「很好玩」了起來。

雞啼破曉，踩着年輕的步姿我們回到小屋。守着石階，建拔竟不甘寂寞的報告起馬來新聞。在會心的微笑中，我們默默的交望成了一種心靈的溝通。

六點四十五分，我對千帆說，我不想帶走任何一片雲彩。於是揮一揮衣袖我悄悄的走，正如我悄悄的來。

自序

送我一片善意

韻兒

屬於我的許多綺麗故事，都源自筆尖幽幽流露而出。

一排排年輕的足跡、一個個繽紛的夢境、一團團雅情的情誼，都能營造出情緒和永恆，因此我闡訴又闡訴青春的年代，日子帶領我古老，故事流過我的心靈流過我的筆端流過我的年代。

讓我煥發成熟，在任何有陽光雨露的大地。我神采飛揚的蹂躪一路青翠濃蔭。

呵！文字是如斯神話語言。

（我們真的是能夠合集出書；合心完整一個美麗的圓。我於某個起風的午後着寬裙袍快樂的和人們握手和盡情的暢談慶祝。）

日子

再美麗再可愛再漂亮又有個屁用？還是盯盯漂亮妞兒和英俊的馬來男孩吧！前面那踩着輕俏步伐的馬來男孩不是挺帥的？那種倔倔強強叛逆的性格美。好像伙！不但長得「開麥拉」而且還吹着口哨………………

不再被那厚嘟嘟的參考書兼筆記整得慘透的日子，你高興嗎？但我可告訴你，我現在就不快樂了。

誰說十五十六歲的女孩，像綻放的玫瑰？簡直胡扯！我現在是十六歲，爲何嗅不着絲毫玫瑰花香？玫瑰花香在何處？何處有玫瑰花香？

你知道我擁有的日子怎溜的嗎？

清晨，睡得迷迷糊糊，彷彿聽見斜對面那讀英校的大男孩彈吉打，心里就莫明其妙的湧出一股難言的失落，就像我鬧情緒時聽 Leo Sayer 唱 When I need you 和 Smoke 唱 Lining next door to Alice 的心情一樣，我真想關上房門，好好的哭一哭。

心情不好，我無從自得其樂。着深咖啡色鬆鬆寬寬的棉衣T恤，配深藍色的牛仔褲及涼鞋，行在晨陽下，

暖洋洋的。走過那間宏偉的會館，傳來陣陣的樂器聲，我只能低下頭數步伐。我不會彈琵琶和鋼琴；更不懂拉二胡及弦鳴古箏，我只會唱少許的歌。不能借樂器娛樂自己兼發洩感情，我開始真的覺得遺憾了。也許改天我該學彈吉打或什麼的。對音樂我本就有股狂勁，上初中時不學鋼琴是我的錯。

行至那紅磚公路，那常常在圖書館碰面的英俊男孩騎着腳踏車迎面而來，穿着 God is Love 的T恤鼓着風狂飄，似波浪。他响起鈴聲衝着我笑，我只瞪着他那陽光般的笑臉，卻不夠洒脱笑不起來。心里沒有快樂的音符，天塌下來我也不會笑。我的心情不好是名符其實怪人一名，我是有點惹人討厭的，我想。

在熱鬧的街上，我只能充其量的研究櫥櫃里的貨物及逛購物中心，但我不喜歡這種方法打發時間，又沒足夠的錢把心愛的東西購回家，再美麗再可愛再漂亮又有個屁用？還是盯盯漂亮妞兒和英俊的馬來男孩吧！前面那踩着輕俏步伐的馬來男孩不是挺帥的？那種倔倔強強叛逆逆的性格美。好傢伙！不但長得「開麥拉」而且還吹着口哨，Pussycat 的 Mississippi，見鬼！我妒忌你的快樂。

心裡不平穩，晚上會做古古怪怪的夢。夢見自己穿了淺黃色的長裙，在荒林里迷了路，荒林里除了黑寂寂之外，只有狼的哀嗥，我恐懼得心裡發抖，寒冷的山風往我脖子吹，我狂跑着，跌倒，爬起來，再跑，但依然荒林一片。累了，跌坐在小溪旁的大石上，無助的輕輕嗚嗚咽咽哭泣起來。醒來時，枕頭濕了一大片，眼眶、睡袍仍舊掛着溫熱的淚珠。

你說，我能瀟灑的笑起來嗎？活得莫明其妙，日子也渡得莫明其妙。還有多少個日子討我虛渡或所謂的浪費青春？還是把 S. Othman 的 Angin Timur Laut 啃完吧！

答案在風裡飄揚

我不是失落不是迷失自己，我不是的。我只是只是有那麼一點的失意，在感情上在學業上在生活上。因此你不要像審犯人似的審我，我根本沒做錯什麼，不要問我太多太多的為什麼為什麼，我會瘋的，一定的！因答案已在風裏飄揚……飄揚……

今日我又曠課了，別責備我別怪我，我只是情緒壞就曠課了，錯與對都無須浪費心神去思慮，反正曠都曠了。

晨陽從我白色的小窗偷偷躍進把我弄醒，我懶洋洋踢開深棕色有大大朵花的被褥起床。要是陽光不那麼討厭早早伸展而來，我是會賴在溫暖的床蜷縮着不想起來的。早餐無心情搞，只好把前日吃餘底兩塊又冷又硬的麵包伴一茶匙的白糖沖熱開水下肚。

着綴荷花邊淺紫色縐縐的睡袍，盤坐在斗室唯一的籐椅上。我是一直想買一張有美麗雕刻深棕色的搖搖椅，然我一直沒餘蓄的錢。我曠課就該良心發現唸一陣書的。我從零亂用四塊木板和磚頭做成的書架抽出物理學，強逼自己收斂起亂七八糟的思維，把公式背背。也許下次的月考我會及格。陽光依然從白色的小窗口透過半透明的玻璃竄入我紊亂的一月三十塊錢租來的斗室兼書房內。燦爛的陽光照映在我上月才貼上牆的海報上。是

一個漂亮靈氣的少女穿全身的白長裙坐在一扇深紅笨笨重重古色古香的門前，雙手托頰專注凝視遠遠的目標，眼神是又悲寂又悽愴和盈滿問號。背景襯托着古代的足跡，氣氛雅緻楚艷，我可百分之百肯定圖中的少女不快樂，似我一樣的不快樂。你無須驚異我的雜誌、報紙、杯子、字典、唱片、牛仔褲、T恤、小說、坐墊都無助的躺在不該它躺的地方。我的生活無規律無公式。是優點也是缺點。

見他大頭鬼的物理學！我像山羊啃青草般的專心去啃它，但半句鐘了，我沒耐心，憤怒的把它擲到牆角落。我的的確確沒有耐心不容忍不用功，你指責我詛咒我吼我嘲笑我我都不哼一聲的了，我認了。

我忽然沒來由的想抽一支煙就抽了。我不是壞女孩，我抽煙純粹是想一圈圈的煙霧重重彌漫包圍着我，你知道。寂寞從不優待我一點，它總是像魔鬼一樣糾纏着我，在石砌的街上，在寧靜的咖啡室，在冷氣的百貨公司，在蒼茫的黃昏，在擁擠的巴士，在熱鬧的場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一切我在的地方。你真的不該說我抽煙不好看，總是憂憂鬱鬱得要死掉，宛若失去青春的怨婦。縱然這是真的，我聽後就會酸楚會掩着臉偷偷悲痛的哭，會想起我那迎風座落在小山城的家；還會強烈的思念父母、兄弟們及我熟悉的一切事物。孩提時，我在黃花樹下玩泥沙築堡壘的日子，寂寞和孤獨，從不似我的影子般時時刻刻追隨着我的，你不要問我為什麼，不要問；我會惱你的，因為卜狄倫的六弦琴已為我回答了——噢！答案呵，我的朋友，在風裏飄揚！我不是失落不是迷失自己，我不是的。我只是只是有那麼一點的失意，在感情上在學業上在生活上。因此你不要像審犯人似的審我，我根本沒做錯什麼，不要問我太多太多的為什麼為什麼，我會瘋的，一定的！因答案已在風裏飄揚……飄揚……

我夢見了唐米

我夢見了唐米，那個星相屬獅子座，我們喚他為唐米的那個小子。

奇怪，我居然會夢見唐米。是如斯的罷，原來我還沒遺忘唐米那個傢伙，一個當時爲了一段古而捉狹喚他的名字。

落雨星期三的夜晚，我夢見了星相屬獅子座的唐米，倉促驚醒於稍微遲的清晨，瘦削蒼涼的影子，印在離我三百哩外，某個陌生的閣樓內。晨陽深深吻着，骯髒的牛仔褲，皺皺灰暗的寬T恤，貼在牆上的彩色海報，鍾拜絲和卜狄倫的舊唱片，半篇靜靜躺在桌上的情書，掉在地板上的花生漫畫和剪報，哦還有呢，顛倒了的煙灰碟，角落處沉默抗議的厚參考書和斷了一根弦的吉打。唐米的房間幾時變得如斯的狹小和雜亂呵，我吃了一驚。

曾經與我逃課溜去看電影，憤怒時喜愛夾一兩句粗話的唐米，看來也許是夢了一束破碎，緊鎖雙眉，帶點煩燥的從本艷麗可是已黯淡的格子被褥中翻出來，懶洋洋套上深藍色李維詩的粗布工人吊帶裝，緩慢的穿上拖鞋，慢吞吞的伸了一個懶腰大口吸一口氣行去梳洗。過後扭推開一扇木門又順手鎖上，眨眨眼適應一下屋外的

陽光。唐米瘦長的手撩開遮蓋在額前的一綹長黑髮，十指匿藏在褲袋裏，蹣跚獨行一段路，上一家名喚「美國」的小店，進出於笨重的落地玻璃窗，購買新鮮的長麵包及半打可口可樂。回到住處，沒聆聽已熟悉了的鍾拜絲或卜狄倫，抵緊雙唇，再孤獨的找出吃了一半的蘋果醬，抹在柔軟巧克力色的麵包上，喝一口冒煙的咖啡，忽然悲從中來罷，在我記憶中從不抽煙的他，任性的沉醉在煙霧世界裏，眼角似乎還有一顆晶瑩欲跌的淚閃爍着，漸漸的一大遍一大遍的煙霧瀰漫着房子的右面，我尋不着唐米的容貌和臉神……爲什麼呢唐米？

我尚清楚的記得一點點，那個傻唐米，經常玩球玩累了就坐在校園的兩樹下與大伙兒談女孩子，翻出他追求妞兒的經驗，幽默風趣的言談，鬧出的笑話常常把我們笑得躺在草地上一時起不來。是的，他有一個華人男仔中少有的挺秀的鼻子，修長得像女孩子的手指（阿耀常笑他說唐米的前生定是女兒身），老是被訓育主任警告又警告後才情願把長髮剪掉。爽朗的笑聲，往往一陣又一陣的從教室後面傳過來，常惹來正在努力泡書的同學一大堆的埋怨。他的書夾和臥室的牆不外貼的是鍾拜絲、卡狄倫、奧莉花荷茜、羅拔烈福和威風的跑車。

我們已久不通消息和笑話，這麼莫名其妙沒理由惹來的一個夢魘，縱然我心情佳，我也沒情緒向熟悉的舊同學提起，某天我夢見了唐米，那個星相屬獅子座，我們喚他爲唐米的那個小子。可是唐米喚醒了某些已塵封而我已不願提的歡樂。

我可惆悵得緊，因爲數日來都有一圈圈的微哀無聲無息的從心胸冒上來，一層一層無題似的疊起來。老天，原來要遺忘某些燦爛的痕跡可不是易辦的一回事。再說罷，我也沒存心把昔日的純真抹煞得一乾二淨。唉，唐米。

我只是開了個玩笑

我有記憶力的存在，目的也無非為了收集美麗令我心儀的美好時光，在某個寂寞或糟透的時刻重播它的過程，捕捉某些無可言語的失落韻味，不為別人也為自己，好好的過下去。

的確，我要澈底忘記那個暢快的星星夜星期四晚並不容易，因此更別說要忘記你的一切是多麼的費事費時間了。況且你知道，我有記憶力的存在，目的也無非為了收集美麗令我心儀的美好時光，在某個寂寞或糟透的時刻重播它的過程，捕捉某些無可言語的失落韻味，不為別人也為自己，好好的過下去。

我當然記得那個最後與你共有的美麗星期四，考完試看完彩色電影片集『家庭』的晚上。我甚至猶記得那夜我沒化粧，穿小圓領白色的襯衫，淺藍色的細帶在小圓領中央打了一個蝴蝶結，配黑色打摺的長袂，輕便的涼鞋。一心一意的去訪你，約你出來痛快的玩一場。

結果在你的一本舊英文娛樂雜誌中，撕下一張印有傑申布朗的彩色封底海報；自自然的坐着，輕握的雙手放在交疊的腿上，智慧的寬額頭，匿隱着蒼涼的濃眉，浸着幽悵的眼神，優美綫條的高鼻子，弧形的唇，悽愴

中帶了倔強的菱角下顎，淡淡的甜美多過傷感味道的笑容，氣質不凡原來是那麼欺人的一回事。如斯沒話說的一張值得珍惜的寶貝海報。誠懇的向你索取，還笑笑的說是最知心的新交。過後在去鬧市的途中彼此之間吃爆米花喜歡的談起他的新唱片。

那夜我似乎相當真心的愉快，在熱鬧中觸肩接踵的夜市場和站在路邊沒事做向美麗女孩吹口哨的校友微笑打招呼。去到露天的小食攤，坐在幽黯的角落吃一大碗的咖哩米粉，喝一大杯的清涼椰子冰水，間中播發從新雜誌讀來的笑話集，爽朗笑聲頗頗可聞。你也一改平日的羞澀和沉默，活潑的比劃着，說俏皮話做古怪的表情；談在校的歡樂時光、某男女同學的小動作、某歌星的花邊新聞、某朋友的羅曼史、就偏是沒提起考得如何如何，那倒好。那晚我的情緒出奇的佳出奇的快樂和極自如的談笑風生，比平日幽默得多，比平日笑得大聲，近乎接近沒憂沒掛，甚至完全把早上的煩氣抹煞得一乾二淨。現在想起，倒微微的吃驚，原來某些時候我可以很成功的做兩面人或者更多的。

所以我是有理由的，有理由接到你美麗書法的信，側一邊的身體躺在床上呆呆望出窗外。忽然間竟聽見落雨聲，越讀你的信就越難過，最後無法自制淌下兩行淚，輕輕的擦去，又淌下兩行淚，腦海裏不可思議的跳出一連串和你相處過的大特寫鏡頭，非常鮮明。

前日無意和蘇珊提起，說完後不認真的微笑外加一句真的是值得在這種年齡爲這種事掉淚呢。蘇珊不甚明白我的闡訴，可是驀然我已在那一刻醒悟，原來融洽的相處都不是你瞭解我的證據，因此很快的原諒了自己的幼稚和純粹的感情用事。

也算是進步了點罷，我已漸開朗樂觀，保留你的一份美好比毀滅好得多，間中對你的誤解已自慰藉說由他去。我祇是……開了一個玩笑罷了。竟出奇的苛求自己萬事要看得開與絕對的灑脫。



流露

老天這種事怎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禁對着房子右面紫色的牆很沒有辦法的笑了笑。

說出這些不像是我說的話，請你別見笑或訝異，因為刻下我不用上課，正在聽紐洋和陳美齡；獨自一人伏在地板上閱剛收到的新學報，覺得有絲淡淡的落寞。

於是我只在雜亂的書桌上找出筆和紙，伴着音樂含蓄的流露我的一點一滴。你就淡淡不在乎的從頭到尾的讀一遍行嗎？這也很可能是對你最後的一個要求了。

放縱了一段日子，我沒有尋覓到那份我渴望的歡樂，我恢復了寧靜的生活。遠離了舞會遠離了所謂的不良少年。上學放學假日，吃飯唸書上圖書館抄筆記看電視閱雜誌睡覺。快樂時和班上的蘇珊笑着喝下一大杯的橙汁也覺得日子過得很有味道，不快樂時沉默又平靜的讀下一些平時並不感興趣的詩集。

已久沒有收到你佻皮豪爽的信，其實也沒甚麼的，可是等得很不耐煩。倒很想知道是何故，一下子沒有了你的消息，不知你過得還像不像話，心裏還真有點灰暗呢。

忘了是那個曾下過雨的清晨，覺得靜了點，起身走去放了一張唱片，無意中看見你餘留下的漫畫剪報和信；高興的時候寫來的，落寞的時候寫來的，無聊的時候寫來的，悲傷的時候寫來的，生氣的時候寫來的，本來沒意思要寫可是也寫下寄來的。對着這些曾經高興了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或數日的文字，又或者賭氣了一天的文字，還真不知該如何處理才好。我無意間想起保羅賽門的『離開你愛人的五十個方法』，老天這種事怎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禁對着房子右面紫色的牆很沒有辦法的笑了笑。是或不是無可奈何也不願提了。

現在你也許想盡辦法要快快的遺忘一些你認為忘掉會比較好的燦爛，這也由得你，我無話可說。我卻是這樣的，讓它順其自然，讓它慢慢的自個兒去沖淡或褪色，出奇的平靜與妥協。能忘記就最好，如不能忘也只有帶在身邊隨着我的影子同行。

這些畢竟是我的足痕，所以有時寂寞起來就翻出來，喝了一口冷飲，慢慢的重溫某一個甜蜜的片段，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時刻不同的地點。過後把後悔、苦澀、心疼和悲傷全都默默的收藏起來，抖一抖精神，振作的又去面對一些未完的事，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別人是沒辦法知道和瞭解的。況且自己也還不大明白為何會如斯。

我瘦瘦清麗的女生物老師說進了大學後出來世界就是你的了，我聽了側一邊的臉望着課室外窗的那一盆水仙花一直笑。也不知到底是真是假，可是我想我以後該安份專心一點的去求上進了。

是的，要說的就是這些了。你看，我房子外頭的杜鵑花也都開花了呢。原來我已浪費了好些時光，我應該嘗試去過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了。

生活之旅

我希望你明白，生活之旅，並不全部像是銀幕的大特寫，某些可以輕輕匆匆的帶過的，一個微笑，惆悵抑或一點洒脱，像……流雲或水印罷。

真的，請你別說如斯令我不安的話，何必提能不能征服我的問題呢？我以前是如斯，此時亦一樣；執着自己的原則，孤獨的唱我的生活之旅，從一個故鄉到一個異鄉，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偶爾的微微神傷偶爾快樂的神采飛揚。

是如斯簡單的，日子漸漸不寵我漸漸的老去，年齡悄悄增長猶如滄海桑田。我只稍為學會平靜理智的開解自己，爲自己狂歡過後的寂寞解釋。

年華美麗的水綠着，能自得其樂才最重要。我也不想爲了某件事而悲慟了。像孤寂的彩蝶。飛翔進五花十色的叢林間。企圖沾一點甜蜜，在陽光下好好的享受和珍惜着青春與年輕。請別姿意的笑，因爲是真的呢。阿唐這麼邪里邪氣的傢伙也說生活是有許多種的，路也不會祇有一條通往成功，因此痛苦和歡樂像點與線的交織着。目前我是比以前明朗一點的，最少不會在深夜伏在書桌上失聲痛哭一夜或爲了某某的誤解而委屈不開心數

日，間中躲在房子的角落流幾十分鐘的淚，所以你又何必訴說夢中的貝殼已破碎，令我不安與哀傷。天，這樣下去，我是會埋怨會說疲憊的。

時間在遷移，人和事也一樣。我已學會拋開某些煩惱而自由自在的過生活，租一大疊的古龍金庸來閱個天昏地暗，一天到晚的聽玻妮泰萊與洛史狄域的吵啞和悽蒼，旅行去海灘露營，看看與好笑的電影和電影片集，赴約和穿得鮮麗或輕便的跑到熱鬧的場所做夜遊鬼十分的心安理得和愉快。比如這個假期的清晨，斜斜的坐在書桌前，伸長雙腿塗鴉，案頭的非力賓男歌手喜悅的聲韻輕輕的飄揚於一室。十一點有一個約會，和舊女同學。

我希望你明白，生活之旅，並不全部像是銀幕的大特寫，某些可以輕輕匆匆的帶過的，一個微笑，惆悵抑或一點洒脫，像……流雲或水印罷。

抱歉只是兩個表示對不起的字，某洋歌手說別花太多今日於昨日種種。

一盞瑩澈的清輝

千帆

在這種低壓的天氣里，走上這條青苔路。感覺中寒冷之外尚有一丁點來自星光的振奮清輝。如是這樣，我們從「突然間」甦醒過來，都懂得了曾經一度的迷惘和自卑是那樣的對自己感嘆。可是，銳氣依然。

一個腳步的踏出，是一股勇氣的印證。溫任平老師曾說：「出書」有兩個可能性：一是爲了紀念；其二是繼續的踏出第二第三……個腳步。我們都深深的知道，搞文學、拿筆梗、出書是一件冷門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是，我們並沒有後悔這『一時之勇』（註）

誠然的，我們的文章並不是什麼不朽之作。基於二十歲的年輕，所經歷的、接觸的人生體驗尚淺，再加上個人的文學修養不深，而使創作限於一個我們僅能觸及的熟悉世界。我們的創作題材是廻異的，從自然界的風花雪月，屬於年輕浪漫的歷程到純且摯的情誼中，寫我們熟悉、觸手可及的生活事物，就是那麼自然的拈手寫來，親切、年輕、感情。

這本集子是由我聯繫其他八位新生代的年輕作者：卡凡、亞摩、思湮、朝旭、雲里客、劉玉蓮、藍天蠟、韻兒連同出版的散文合集。當然這期間所遭遇到的困難頗多。但慶幸的是張樹林兄的扶助，才使這本合集得以

順利出版。

以「青苔路」爲書名，是因爲我等認爲走上這條文學的創作路就猶如走在一條滿是青苔斑斑的路。正如葉瓦說：青苔路很滑的哦，小心滑倒。所以，再難走的路也應該要走，走下去。是以「青苔路」互勉。

合集裡的數位作者因是住在異地抑或在他鄉工作，於是，我與藍天蠟共同担起合集上的諸多工作。記得這麼一天的下午，下著毛毛的雨，從打字公司回來，我對天蠟說：當我們的孩子出世後，把她抱在懷裏的那份神采的喜悅，該是多麼的充實。而如今的忙碌奔波又算得上什麼呢！真的，我們的孩子「她」出世後，路上一定散佈著熠熠的星光，向著我們這群趕路人閃爍。我微笑的守候著，肯定的自信著。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性情中人。自從認識了樹林兄，在樹林兄那兒獲得的東西總是如斯的多。

樹林兄在曉得我們因借不到出版社而頹喪之時，竟毅然的向我們保證合集一定能在「天狼星出版社」下出版。然，樹林兄的盛情更從他自忙碌的日子中特地的抽空從安順赴檳處理合集之細節事務中可見一般。真的謝謝樹林兄對文學的熱忱和啓迪新生代作者，如我們。

總之，樹林兄給予我們多方面的協助並不能在此詳盡訴出。但，無可否認的，他對我們的呵護備至，引索指點，以及慎重的序文和批評。儼然在文學創作上他是我們的兄長，我們尊敬他，因爲他是——張樹林兄。

在此，謝謝溫老師、菊凡老師、麥秀先生及謝川成兄的良言和激勵。

還有，並謝謝夏振基老師的代爲題字。

也謝謝書出版後，給我們支持和批評的朋友。

「我以孤傲的姿態掬一盞瑩澈的清輝，獻給這條青苔路上走著的朋友。但願熠熠的星光，是我們共同的理想和抱負。」

千帆稿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晚

~~~~~再修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一日~~~~~

(註)：張樹林在其詩集「易水蕭蕭」的跋文中曾說：「出書要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我是憑一時之勇吧！」  
「易」書列為天狼星文萃1，天狼星出版社。



# 路苔青

天狼星文卷 2 • 出版總目 15

---

顧問：張樹林

編著：千帆等著

督印：藍天蠟

出版者：天狼星出版社

PENERBITAN SIRIUS

23, JALAN PADANG TENBAK,

TELUK ANSON,

PERAK, MALAYSIA.

印刷者：大山腳大眾印務有限公司

TAI CHONG PRESS SDN. BERHAD.

264 & 103, JALAN BESAR,

BUKIT MERTA JAM, P. W.

初版：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定價：M\$2.50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帆凡摩湮旭客蓮蠅兒

千卡亞思朝雲里玉天韻